

令和随笔集 2

2020 年末～2021

海边的塔可

September 12, 2024

前言

当人“第一次”说出“我”的时候，人意识到自己。

格奥尔格·W·F·黑格尔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二日午后，距离上次整理日记已经过去了快三个月。这三个月的密度乍看很大，细细掂量又感觉空乏。怎样去衡量时间的价值，日复一日待在家里就是浪费时间吗？审视过去，我在那个靠近天空的 504 号房里过着每天阅读和随笔的生活，那段时间不也相当充实吗？如今围绕我的世界变得十分热闹，可我也永远失去了曾经陪伴我的孤独。同时随之而去的还有我的文字。我再也写不出那时的文字了。我对过于遥远的过去没有太多感情，但是对四五年前的自己却很是喜爱。我不是说这些年自己没有丝毫成长，但是那个时候的自己，虽然稚嫩却直率得令人心疼。在临近冬日的午后，北半球的夕阳如此冷漠，他用尽全力骑着脚踏车往海边去，眼泪几乎难以抑制。我所感受到的再也无法传达给他，因为他被留在了身后。因为我被留在了身后。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海边的塔可

目录

1	于鸟取大学国际交流会馆，2020 年末	1
1.1	2020.10.21 邦乐，图书馆，秋天的红叶	1
1.2	2020.11.03 等待	2
1.3	2020.11.22 死亡与童年	2
1.4	2020.11.28 去年 12 月 22 日写的东西。感觉思维还蛮清晰的	3
1.5	2020.10.30 国道	4
1.6	2020.12.02 12 月 2 日傍晚	4
1.7	2020.12.05 漫步在乡下小镇	5
1.8	2020.12.10 修士考试，奇奇怪怪的	6
1.9	2020.12.11 蜘蛛，苍蝇，生命力	7
1.10	2020.12.11 我的脚踏车	7
1.11	2020.12.12 刚刚发生的一宗命案	8
1.12	2020.12.13 12 月的茶话会	9
1.13	2020.12.15 鸟取的雪	10
1.14	2020.12.24 平安夜的小镇	11
1.15	2020.12.27 梦	12
1.16	2020.12.30 吹雪，随想	12
1.17	2020.12.30 包饺子，年末	12
1.18	2021.01.01 跨年	14
2	春	17
2.1	2021.01.21 隔壁房间的美國人	17
2.2	2021.01.28 风之巨人	18
2.3	2021.02.11 杂志	19
2.4	2021.02.23 阴冷	20
2.5	2021.02.27 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22
2.6	2021.03.01 3.1	23
2.7	2021.03.02 人格魅力者	24
2.8	2021.03.12 雨夜	25
2.9	2021.03.15 隔阂	26
2.10	2021.03.20 早春在黯淡的春日凋零	30
2.11	2021.03.26 希望春天永远不要到来	31
2.12	2021.03.26 在海滨小镇邂逅感伤	32
2.13	2021.04.10 蓝天	33
3	夏	35
3.1	2021.05.03 神社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35
3.2	2021.05.18 寝屋川	36
3.3	2021.06.01 六月一日	37
3.4	2021.06.10 墓地，庭园，博物馆，小城印象	37
3.5	2021.07.20 日本鸟取：拥抱自然，感受昭和风情	38
3.6	2021.08.31 八月	41

4	秋	43
4.1	2021.09.08 九月八	43
4.2	2021.09.09 九月九	43
4.3	2021.09.10 九月十	43
4.4	2021.09.11 九月十一	44
4.5	2021.09.12 九月十二	44
4.6	2021.09.13 九月十三	44
4.7	2021.09.17 九月十六, 十七	44
4.8	2021.09.19 九月十九, 仓吉	45
4.9	2021.09.23 九月 20 22	46
4.10	2021.09.23 九月二十三	46
4.11	2021.09.30 九月二十九, 三十	47
4.12	2021.10.01 十月一日	47
5	冬	49
5.1	2021.11.05 在东京的半年, 住 sharehouse 的日子	49
5.2	2021.11.15 在京都住 sharehouse 的一个半月, 朦胧的稍纵即逝的印象, 剥 离了城市的焦虑还剩下什么?	51
6	结语	55

于鸟取大学国际交流会馆，2020 年末

1.1 2020.10.21 邦乐，图书馆，秋天的红叶

看着周二的课程我的心情低落，上午下午都排了课程，想到不能躺在床上看书过日子就很惆怅。

一直对暴露自己的心思都很抵触，直到昨天看了日本文学史里面讲到的「私小说」——一种忏悔录形式的作品，自然主义的日本作品，直述现实，露骨，却让读者不忍逐读的肉欲——让我想起电气马戏团里写到的，00 年代兴起的网络日记。这样说来，电气马戏团也应该被归类到自然主义作品里面。它们令我深受震撼，如果不能与自身的扭曲和解，还能企求自己写出什么呢？

好像离题了，总而言之先说说上午的课吧。课上三个男生三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子是日本人 partner，其他两个女孩子是中国人。其他三个男的都是跟我住同一层的舍友，大家都没什么拘束。老师让大家把桌子拼起来开始面对面交流，女孩子们因此有些紧张，偶尔可以看到她们的手指有些发抖。

我的位置正对着窗，时值中秋，图书馆门口的不知名的树木红了一片，我想大概是枫树吧，这是在南方从来没见过的风景。秋天的日本，无论在哪，天都很蓝。枫叶是在蓝天下点缀的橙红。

课还是蛮有意思的，主要是老师会用强制的规则要求大家积极交流。可是我也没有什么想写下来的，没什么想说的。

然后课就这样结束了，因为下午还有课，所以我跟两个舍友去食堂吃了午饭之后，就待在了图书馆。

目标首先是关于拉康的书，我发现有齐泽克的书，跟关于拉康的摆在一起，有些小惊讶，不过仔细想想也是必然，齐泽克毕竟也是有些年纪的了，书籍被翻译然后被摆到这样一个小小图书馆里，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但是比起拉康派，日本人对于荣格的关心程度似乎高上许多，从书籍的数量上就能看出来。

最后我借了三本书。第一本叫解读日本人的心，大概是这个名字，主要是用荣格理论来聊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我看了一下文风蛮流畅轻快的就借了，后来看了一下这书值 1900 日元，更坚定了我翻遍图书馆的决心。第二本叫对精神分析的抵抗，这本就是讲拉康的了，

我喜欢能够结合生平事迹，像是小说一样的文风。第三本是轻小说分析，肯定又是哪个日本文学专业的人瞎捣鼓出来的，不过主题还算有趣我就借了。不过还书期限只有两个星期，跟国内两个月比起来还是有些小遗憾。

下午三点左右报告演习课就开始了，只有两个学生，两个日本人 partner，这让老师看起来有些失落，我对 partner 也感到有些抱歉。课比较无聊，期待下周的小论文。

课结束之后我又钻进了图书馆消磨时间，到了 5 点左右跟几个留学生一起去参加了邦乐部的活动。邦乐部的部室就是标准的和室。我玩了一下三味线，看了其他人玩了一会尺八。古琴就是琴弦比较少的古筝。后来我带上古琴专用的爪（指套）玩了一会古琴，首先弹了个樱花，单旋律倒是挺简单的。除了这首耳熟能详的，还有一首花嫁人偶，这个名字和曲子让我印象很深。

等到 6 点我们就被支走了，天色也完全暗了下来。马上就是冬天了。

1.2 2020.11.03 等待

下午四点半，残阳越过群山，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却少了往日的辉煌，推开纱网门才发现天上堆满了厚重的云层。黑云固执地占据半边天，留下了西南的缺角，阳光便从那儿倾泻而下。这些天来渐渐变红的贫弱的树木，在风中沙沙作响，听起来很像雨声。我伸出手，想要接住雨露的恩泽，但是却一无所获。怀着一丝惆怅看着这奇妙的天空，心中不着边际地期待着，过了一小会，雨真的下了起来。冰冷，萧条，怪异的天空下，心情渐渐变得愉快起来。

1.3 2020.11.22 死亡与童年

突然想起小学的时候，有一家经常光顾的卖杂货的小店，店长对我爸很客气，我对他们的印象也蛮好的。有一天路过的时候，发现那儿店门紧闭。本来也不做他想，我妈却告诉我说那个店长出车祸死掉了。把时间再往回拨，回到小学低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住在一个靠海的小村子的学校里头。有一个傍晚我一时兴起捡起路边的半块砖头就往天上扔，现在想想也觉得蛮怪的，当初完全没有被砸到的痛觉，我摸到满手血才意识过来。头上缝了好多针，然后和我一起玩的小伙伴被阿婆骂了一顿，无论我怎么解释她都以为是别人砸了我的头。后来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小伙伴了。有一天啊婆跟我说不要去找他了，他的母亲出车祸死掉了。到了最近，想起来好多事情。特别悔恨的是没能解释清楚那是我自己的错，让过去的友人被人无故骂了一顿。可是我责怪的啊婆也中风了，一下子感情找不到了对象，让我的心变得乱七八糟。

小的时候有一次是在水坝旁，一个失脚，差点就被卷到了汹涌的闸口里，可是回过神来却莫名其妙的保持了平衡，我悻悻地爬上来，看向旁边的轰隆作响的水闸。还有一次是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家小区门口有一条国道，晚上的车跑的飞快，而且时常不开灯。那个夜晚明明我亲眼看到那辆货车跑的飞快，回过神来，眼前却是空旷的马路，车子还在很远的地方，我连忙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前些年我跟同学说起一个想法：或许人永远都不会死的。为什么？因为人只能活在自己还没死去的世界啊。那么死亡是什么呢？或许死亡根本只是个伪命题吧。我开玩笑地说。

1.4 2020.11.28 去年 12 月 22 日写的东西。感觉思维还蛮清晰的

关于收货科长，关于失去的东西，关于未来的方向

到了日本快两个月了，经历的大部分都不是开心事，如果有人问我在这边有什么开心的话，我真的很难找出一个来。

但是我的梦想算是实现了一个——到日本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梦想的实现。

所以实现梦想并不等于快乐。

说说在收货课的事情吧，我因为看起来总是心不在焉，所以挨了课长不少训，他甚至直言让我离开这里，到其他部门去。

这是我在日本过的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我常常难以停止对他的愤恨。

但是今天看了朋友圈分享的一句话——一路走来，我没有敌人，只有朋友与师长。从这句话的角度来看，其实课长也算是我的一个师长，他的指责揭示了我自觉怀才不遇，一直充满愤恨的潜意识，让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在浪费时间，我不应该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在这每天重复，没有进步空间可言的单纯枯燥的体力劳动上。

他的指责，侧面敦促了我的醒悟。

另外，我也不得不反思——我所认为的真的不等于正确。我觉得是这样，但是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是和课长多次发生的口角让我明白的道理，我不得不承认，很多事情真的错在自己身上，而我很多时候都会被愤恨一叶障目。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说完了自己的收获，我也不得不从客观上分析一下课长——以及打包课的一些不甚美好的地方。

首先，为什么他们要坚持浪费自己的时间在这无意义的重复劳作上？答案我认为很简单——他们别无选择——没有专门知识导致的没有出路。他们没有像我们——拥有专门技术的人一样的余裕，数不清的选择。在一条没有分叉的道路上走，不能肆意妄为，如果路被路的主人堵死了，他们看不到未来。

这是我眼里的收货课。既然现在已经离开，就不需要再思考他们相关的事情了，打包课给我上的课，也就到此为止了。

1.5 2020.10.30 国道

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起那条马路。在回忆中散发着光晕。那是一条嘈杂的马路，和现在住的宿舍一样，无时无刻都很吵。可是到了夜晚车子变少以后，那间断的车子驶来的声音又像是平静的海浪温柔地拍打着沙子一样，一旦听不到了，反而像是会影响睡眠。

那是一个小镇，热闹的街市在马路的对面，离我有着十分钟的完美距离。我时而走向那萧条的中学，想要拜访那高个子的朋友。时而在那廉价的奶茶店消磨时光。那时候的我还对电脑游戏爱不释手，一天即使玩上 24 小时，也像是破了个洞的壶一样不知满足。所以当我被从卧室里赶出，往街市里走去的时候，心里往往想着的是游戏的致胜秘诀。所以当我的意识从眼前的马路上飞走时，马路本身却成了绊倒我的经验。马路很短，变成了家的延长。那丑陋的荔枝树，那破败的房子，那肮脏的小径，那吵吵嚷嚷，早上却可以买到廉价面包的十字路口，在那时候无牵无挂的心态下，镀上了一层悠闲的光泽。我随意地走着，像是在家里漫步。

当自己被社会的语境捕获，会丧失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源于孤独的感受性。我时常为他们感到感伤。

1.6 2020.12.02 12 月 2 日傍晚

日子一天比一天冷了，天黑的也越来越快。这周的研会议比较特殊，安排在下午。结束之后从讲义室出来，通道上一片黑，差点还迷路了。就是这样一个漆黑的傍晚。

回来的路上慢慢的走。现在不大喜欢骑车，一是因为没有快很多，二是因为冷，三是因为会吹乱头发。头发长了吹乱了让我感觉有些不适。还有……算了吧。

我慢慢的走着。暗淡的金色光芒从黑云后边溢出，让我的视线引向了左边，然后我看到了那颗闪闪发光的圣诞树。犹豫了一下，就往那边走了。记得那里是国际交流中心来着。

一棵围起彩灯的圣诞树，没有观众，按照节奏寂寥地变换着颜色。抬起头来，旁边低矮的房顶上有只风向鸡，后边是一片暗金色的天空。

看到朋友圈有个女孩子说「有在慢慢变好」，配图是去年今日的照片。上面只有一个孤单的旋转木马。

我有在慢慢变好吗？比起去年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吧。毕竟那时候还在干苦力。

是生活条件富裕了吗？似乎并没有，甚至还变成了负收入。主要是自己的心态变了很多。我挣扎着来到这个小城。全是转变了心态的功劳。

研会议的报告，我做的很好。表现的也很好。每个问题都能竭尽所能地回答，并且有条不紊。刚开始读报告的时候，还有些紧张，等到提问环节，就没有任何紧张的要素了。我也成长了不少呢。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空虚呢？

1.7 2020.12.05 漫步在乡下小镇

前些天一直在下雨，周六久违的出了太阳。只是日子越来越短，3点的时候太阳已经跑到了天边。把视线从显示屏上抬起，移向窗外。有些困，又不想白白躺掉一个小时。所以便披起大衣，朝着西边走。今天要比之前走的更远些。

风有些大，有点后悔没戴帽子。十二月的风很冷。听说这个海边的小镇每年都会下雪。马路上车不少，但是两旁人很少。周末的日本像是在太阳下打盹的猫。

靠近机场的马路这头，遍地都是田地荒野。午后的阳光很苍白，温柔地洒在马路上。穿过马路便是住宅区。往西走三分钟，就是曾经踏上过的世界的尽头。

绿色的绒毯从石板上长了出来，在这个寒冷的时节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也许是由于前些天雨水的恩泽吧。那是可爱又可恨的自然。因为大概率没有人专门清理，这绿色的绒毯恐怕还能留下一段时间，等白色的雪花来与它们争夺主权。

直走，登上那条黑色的沥青小道，往湖的方向走。因为地势比较高，越过低矮的木房顶，可以看到湖面波光粼粼。左手边的树长满了青黄的果实，恐怕是橘子之类的吧。为什么会在冬天结果？还有那红紫的蔷薇，落了一地却仍然开的繁盛。凋落，再生，仿佛通过这片土地的魔力，它们能盛开到永远。

黄色护栏落了下来，羸弱的两臂，像是要护住那生满红锈的铁道。红色的列车不紧不慢地穿过，朝着太阳的方向。如果我坐在那辆车上，往左边望去便是一大片草地，周末的时候会有人打高尔夫，或者小伙子做抛接棒球的练习。越过草地，是阳光下白晃晃的湖

水。湖很大，但是仍然能够看得到尽头，作为边界的是深绿的群山。然后直到列车穿进那深邃的洞穴为止，我的目光都会紧跟着那景色。

黄色护栏升起来，我踏上了狭窄的铁道。来到日本之前，曾经想象着融入这风景的自己。可是当这个机会第一次到来，自己却丧失了欣赏的余裕。终于在这个懒散的午后，前后也没有来自行人的催促，于是我掏出手机，用镜头追逐着列车远去的方向，列车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有那望不到头的老旧铁道。日本的铁道不会给人压迫感，相反，更多的是一种不知何时就会荒废的不安，就像是这个小镇给人的感觉一样。

沿着湖边的小道一直走，便会看到那曾经吸引列车乘客眼球的辽阔草地。狭长，笔直的黑色小道开在湖水和草地的中间。世界只剩下了银色，黑色，绿色。草地中间有人躺着晒太阳。那是一张奢侈的绿绒大床。

直到我遇到了那雪白的苇草，冬天才再一次通过眼睛提醒我它的存在。再往前走，便是一具傲然挺立的白骨，那曾经是什么树呢？旁边没有任何陪伴，它那么骄傲地站着，像是安徒生笔下的巨人，赶跑了所有的孩童，于是北风跑来与它作伴。

1.8 2020.12.10 修士考试，奇奇怪怪的

这是第一次考修士，似乎也是最后一次考修士（不确定两年后会怎么样）。面试完才过了两个小时，在研究室里发呆的时候，老师找我去办公室，说应该是合格了。按正常流程，本来是要等上 10 多天的。

考试前基本上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读闲书，只抽出可怜的 1 到 2 个小时来备考。不单止复习的时候心不在焉，每次打开教科书前我的灵魂都得呻吟半天。所以早上 7 点半起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我已经好久没试过 8 点之前起床了。

早上笔试，下午面试。中午有三个小时的空档，本来计划到研究室去，却发现门锁着。我只好跑到自习室去读《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为什么不是准备面试？面试有什么好准备的。

考试前，教授也到考场来了，打了个招呼他没理睬我。后来面试前，我本来打算推门进去了，他在走廊上悄悄提醒我说：先敲门。

今天没几个人考试，包括我在内有两个留学生。因为某个国家内卷严重，我问他哪国人。果然被我猜中了。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学校很小，比国内时候的学校还要小，虽然也没逛过其他学校。结果他告诉我说感觉你们学校蛮大的。我说，加个微信，想看看你之后过还是没过。

笔试只考一门课。大概算了算，毫无头绪的有 4 成，算不出答案的有 2 成。加起来得错 6 成。老师告诉我说，你笔试做的很好，面试也很好，应该是合格了。我只能假设有一个闪电侠，在交卷的那一瞬间，把我的答案换掉了。感谢闪电侠。

1.9 2020.12.11 蜘蛛，苍蝇，生命力

曾经不止一次看过这样的影像：一个在灯光下挣扎的白蛾，一只朝着猎物缓缓爬行的黑色蜘蛛。

十二点的时候，在厨房里，偶然拍下了这样的镜头：窗户缝隙里的一只蜘蛛，朝着刚刚上钩的大苍蝇爬过来。蜘蛛绝对不能说是小，黑色的肢体算是健壮，令我想起下雨天时那些飞不出去的蚊虫，隔天就全然无踪，大概都化为了它的食粮。可是相比起来，苍蝇大概比蜘蛛还要大上一圈。

蜘蛛网已经破了，可是苍蝇被成团的蛛丝捆住，张不开翅膀，吵人的嗡嗡声也听不到了。蜘蛛一跳一跳地爬过来，它迫不及待地朝着苍蝇伸两只前肢。眼看着它就要碰到苍蝇，苍蝇突然爆发出一阵振翅声，虽然没能腾空而起，蜘蛛被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窗缝里。

苍蝇挣扎着往外爬，同时用前肢搓着身上的蛛丝。蜘蛛没敢跑出来。而我赶紧跑回房间蹭 wifi 传视频。

两三分钟后，我又回到窗前。我发现苍蝇趴在窗棱上。好奇地走近，忽地苍蝇腾空而起，从打开的纱窗处飞了出去。我想起，本来是为了放大苍蝇出去才打开的纱窗来着。我希望它呆在那儿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和我道别。

我非常喜欢拍到的镜头：蜘蛛被苍蝇嗡的一下吓得缩了回去。无论是蜘蛛，还是苍蝇，都有着浓厚的生命力，而不是像那奄奄一息的白蛾，等着死亡向自己缓缓靠近。

1.10 2020.12.11 我的脚踏车

刚来到日本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窒息感。世界太狭窄了。

我买了脚踏车，感到一种错误的自信，觉得自己哪儿都能去了，再也没有什么能困住我。

可是就连 5 公里的路程都是永劫。我一边骑着，一边看着车来车往。孤身一人来到遥远的国度，在那无机质的甲壳虫来来往往的世界，愈发感觉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

如果说前往目的地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兴奋，返程的时候，就是完完全全的空虚。纬度高的原因么？午后的太阳很羸弱，无法将生命力撒播。偶遇行人，也像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在这个万般寂静的世界，自行车的脚踏像是八音盒的发条，不知道从哪儿流出单调且重复的旋律。

后来我下定决心辞职奔赴东京。那个傍晚，在那辉煌的夕阳下，来自城市的生命力，终于流入我干涸的躯体。

人不能通过脚踏车来肯定自己。

人通过反抗来肯定自己。

在我离开大阪前，在 bookoff 把脚踏车卖掉了。售价是买来时的 1/4。

1.11 2020.12.12 刚刚发生的一宗命案

从日语咖啡回到留学生宿舍，被警察盘问了。

他们先是问我房间号，然后是昨天下午的行动，还有关于 108 室的一些东西。我一边故作镇定地回答，一边用余光注意到另一个警察在偷偷瞥着我的表情。

警察盘问完之后，我马上去找了旁边房间的美国人，跟他聊起这件事情。我似乎从自身脱离出来，站在我的旁边，沉默着，用视线审视着我自己，就像是刚刚那个警察一样。我发现，眼前这个人，装作好像很在乎的样子，可是我完全明白，他除了好奇，没有一丝怜悯，悲哀，和恐惧。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他是完完全全的颓落。

一直以来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论述，表现出对死亡的巨大热忱。我一直说，自己到了 30 岁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刻意表现出一副，向死而生的样子。唯一奇怪的是，没有一丝恐惧。也许明天就会死，我对自己说，可是潜意识却在说：至少不是今天，不用担心。海德格尔这样形容世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没有恐惧死亡的勇气」。装出在意的样子，潜意识却在安慰自己。除了海德格尔所斥责的世人，我什么都不是。

吧啦吧啦说了一大堆，毫无意义，我到底想说什么？我想告诉自己说：「身边的人死了」。「啊，是吗？」，他说。他拿出手机，qq，微信，豆瓣，各种社交媒体，打上几个字：「同栋楼的留学生死了，被警察盘问了」。他偷笑着期待别人的反应！

1.12 2020.12.13 12 月的茶话会

差不多可以做年终总结了吗？现在还剩下半个月呢，或许应当先缓缓。

最近有开始用 youtube 录视频。老实说比起录视频，直接打字给我的感觉更好。但是视频的话，一来没那么浪费时间，二来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表达力。书面语言十分伟大，可是人毕竟是社交动物。

聊聊昨天日语咖啡的事情吧。昨天的命案给我带来的冲击太大了，没能来得及回味白天的事。

披上大衣走上马路的时候，零零散散的雨滴从天上飘了下来，风也有些大。路上没什么人。一如既往寂静的周六，只是比起平时气氛要阴郁一些。开始担心参加的只有我一个。

坐在桌子旁，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年轻人聚了过来，话语声也开始充斥玻璃墙壁的大厅——透过那面玻璃墙，可以看到外边的风景，只是玻璃本身带上了点冷色调，让本来就乌云密布的天空变得更加阴郁。后来跟一个女孩子闲聊的时候，她说怎么突然天黑了。

参加的人大概有 15 个左右。有些住在附近的日本人刚来不久，又回去了。就像是路过驻足看一下热闹的样子。其中有一个大叔气质的男人携家带口过来，几个孩子都还很小。他开始说自己的事情。他说他在上海工作，出差去过好多省份。「东西很便宜，天天吃外卖」，他说。「外卖」，「高铁」，从他口中蹦出不少发音古怪的中文词。

刚开始过来的几个年轻国人，大多衣着配色有些不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些色彩斑斓，比较厚的羽绒服。后来那个女孩子过来的时候，我禁不住看多了几眼。当我发现原来之前跟她吃过饭的时候，就更加惊讶了。换了个发型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我在这里称之为少女 A 好了。

后半场，我离开原先的位置坐到了田中桑旁边，她是一个稍微上了年纪的住在附近的妇女。她聊起自己去世的父亲，说父亲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所以今天自己就会会中国人来了。话说这是一个不限国籍的茶会，最后却只来了中国和日本。

后来少女 A 也坐了过来，和田中桑攀谈起来。田中桑很喜欢她，一直在和她说话，还跟旁边的人夸她。「真想抱回家啊」，她说。少女 A 也笑的很开心，和她很是亲热。A 本来就是很在意别人眼光的那种人。这让我也想起很多事情。我只是坐在一旁，听着她们两说话，虽然时而也会把我卷入对话里。我感到很平静，像是某个春日的早晨，阳光洒在那棵桑树上，然后被滤成碎块。

后来少女 A 有事先走了。我和右边的一小撮人聊了起来。有个叫茉莉的女孩子，父亲是韩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她会说韩语，日语，还在中国住了 12 年，只是中文只会听和

读，说不了。除非有人能说服我，语言学习能力有容量限制，不然我只能理解成她不喜欢说中文。听着他们的闲聊，抬头看向玻璃墙外，风势变得大了起来，树木在风中翻舞，有几只黑色的乌鸦飞过，

田中桑说，刚才的那个女孩子真是可爱啊，你要加油哦。我说我不行的。她问为啥。因为她有男朋友了，我说。这样啊，她感叹道，总之你要加油啊。不了不了，我苦笑着。二月的时候料理教室，要一起过来哦。我说好。

三味线的声音传了过来，有人在其他房间里练习。慢慢的时间过去了。坐席变得零零散散。拍了照之后大家就准备离开了。最后大家在走廊站着说话的时候，旁边有个留着波波头的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走了过去，看起来像是小学生，男孩子搂着女孩子的腰。我稍加驻足就离开了。回去的时候，天气比起来的时候更加恶劣。

当我回到会馆，警察们还在那儿。上楼梯，看到了一个认识的女孩子想要出去，我跟她站着聊了一会，警察从楼梯上走了下来，走在后边的那个警察对前边那个说：「询问一下比较好吧？」，于是我就被盘问了。于是那个女孩子就离开了。我想问警察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是又不想听到「不能透漏」或者「不管你的事」之类的话，最后还是没问。

1.13 2020.12.15 鸟取的雪

周一，起床就是大雨。下午下起了冰雹。

周二，早上打开窗户一看，外边已经是白茫茫一片了。

打开楼下的门，一阵寒风吹过，睁开眼睛的时候，一个雪白的世界便呈现在了眼前。从来没有踏上过雪地。今天三月还在东京的时候，也有下雪，只是完全没能堆起来。我战战兢兢地踩了上去，那雪白的地毯吱呀一下就化成了水。最初的一小段路还有些新鲜，到了马路上，就完全只有痛苦了。雪多的地方不敢踩，怕底下是水坑，雪少的地方既少，又显得有些肮脏。

渐渐的适应了以后，我才能够将视线从地上抬起。于是那纷飞的雪便闯入了我的视野。棕色的屋檐，红色的邮筒，金黄的菊花和橘子，全都披上了一层白衣。在它们之间，雪从有些发灰的云层中飘落。和雨不一样，雪飘的很慢，而且无视风的指引，肆意的朝着各个方向飘去。无声，温柔，又暴力，像是一场葬礼。

如果能一整天都待在房子里，我会希望雪将整个世界淹没，而现在的我只希望能早日见到太阳。

1.14 2020.12.24 平安夜的小镇

学校在近郊，这几天雪已经化的差不多了，但是到了市内，白色的房顶却还随处可见。

没有仪式感的日子是从来抹油的齿轮，时光化成风吹过的表面，慢慢的长出了红棕色的锈蚀。就像是春风吹过的荒原。自然的生机勃勃同时又意味着人类的衰退。

早些时候一直是阴天，待我走出车站，雨温柔地下了起来。透过便利店的透明伞面望向灰色的天空，幻想着白色的雪花纷纷扬扬飘落下来。今年的雪早了一周，又晚了一周，白色圣诞总要和人捉迷藏。只有马路边上被铲雪车堆起来的白色尸骸，告诉人们雪曾经来过。

人总会知道自己需要仪式感。节日的夜晚和平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我们可以大着胆子说，从来都没有不同：太阳下山，夜幕降临，星星也不会因为一个神话改变了自己的轨迹。理性是一把双刃剑，帮我们抵御了来自外界的暴力，又唆使我们忽略来自内部的威胁。不必强加理由，人总会知道自己需要仪式感。

还没到五点，街上却没有一家开着的店。如果每个店主都休息，那么谁来给他们过圣诞呢？市役所的灯在这样昏暗的夜显得格外张扬，又有些格格不入。鸟取需要这样一个年轻的建筑。如果说城市在白天苏醒，夜晚沉睡，那么鸟取睡的时间稍微有些长了。

在日本小城里，想找神社是很容易的。放眼望去，总会发现有些地方树木多的有些突兀。今天找神社也和平时一样容易，只是作为路标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总让人心生寒意。雪还没化尽的时候，总是冷的。有黄棕色的枫叶点缀在洁白的雪面上。

在京都住过一段时间，总是埋怨在鸟取很少见到神社。而偶然发现的神社，又总会给人惊喜。要说特别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格外巨大的树木，昭示了神社悠久的历史，二是稍显俊秀的塔楼，似乎神道里融合了一些佛教的元素。记忆中的神社总是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让人从注连绳下穿过就能感受到世界的质变。如今抬头望向那高耸的枯枝，就像是望向巨人的亡骸。比起悲凉，不如说是悲壮。洁白的雪，漆黑的树，即使冷冽的寒风会吓退前来参拜的游客，深冬的神社依然保有自己的圣域。

一个闭门的小店，门口挂着熄灭的彩灯。让人不禁好奇，如果不是为了今夜，这灯饰又该何时点亮？墙角斜挂着花篮，里边的塑料花儿为这个单调的季节增添了一些色彩。其中一个花篮里，插着一颗水蓝的星星。只是廉价的塑料饰品罢了。可是当它缺了一角的时候，就成了这个冬季的主角。这是一个尸骸的季节。雪的，树的，铁的，还有星星的尸骸。它不再是廉价的饰品，而是成了时光的见证人。它看着时光从天边流下，又消失在地平线的彼方。人在里边沉浮，从婴儿变成了儿童，成人，最后又成了颤颤巍巍的老人。它看着行人掏出了相机，为缺损的自己留下也许是唯一存在过的痕迹。

1.15 2020.12.27 梦

做了个梦。我爬上一个垃圾堆——在小时候第二次搬家住的那个小区，在那儿看到了夕阳。在大学的时候，又搬离了那个小区。不知道做出决定的我爸心中是否会有一丝感伤。他一直搬家。他一直反抗着。从童年的时候开始，一直，一直。那个小区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如果继续住下去，也许会拖住人的脚步。只是那围墙外的荒野，大椰树，宽敞的水泥篮球场，一切都笼罩在淡蓝色的光晕里。像是一个多云的春日早晨。

1.16 2020.12.30 吹雪，随想

午后，百无聊赖地翻着书页，抬起头便发现雪下了起来。

人总是对光线敏感的，毕竟秋天的夕阳就有着令无数人抑郁的魔力。我讨厌下午，西斜的阳光很羸弱，照在身上感觉自己像是一块锈蚀的铁块。更可怕的是，它只会渐渐西斜。

先是一片云飘过来，遮住了太阳，然后雪便无声无息地落了下来。风很大，沿着墙壁吹了上来，裹挟着纷飞的雪——于是雪就像是从地下生出，然后往天上落去。雪纷乱地飞着，无视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甚至无视地心引力。当雪为它赋予了形状，我第一次发现，风是自由的。

短短半个小时的吹雪，为大地换上了银装。现在雪停了，太阳仍然被困在厚重的云层背后。我望向这个圣洁的世界，不必关心那带着腐蚀性的斜阳，午后的雪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清晨。

1.17 2020.12.30 包饺子，年末

我把 ipad 横着立在床头，把下颚放在枕头上，将无线蓝牙键盘放在 iPad 和头之间，从被窝里伸出双手，敲下这篇随笔，主题是昨晚的包饺子。

毕竟到了年末，日本到处都放假，而我连每天蹭暖气的研究室也进不了，能聊的就只剩下睡和吃了。

不能去研究室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而在考试之前，我以不用去研究室为幸。想来自己真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不去研究室，我可以在被窝里待上一天——某些节省能源主义者可能会对此非常乐意。发生这样心态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开始想念研究室那宽敞的位置，那两面显示器，那摆在左手边的雀巢咖啡罐和上面放着的银匙——我一直

以欣赏艺术的目光看着属于我的桌面。除了没有床，那儿的环境比起小小的寝室要好太多了，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从那个小小的位置里找到了归属感。教授的期待，与同伴的斗争心，像是磁力将我牢牢吸住——当我绕了几道门，终于看到门上贴着的放假通知之后，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块冰箱门上的磁铁，可以无视地心引力挂在门上。

关于研究室的一些思绪。每当硕大的研究室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感到很平静——我希望以后的房子有个这般大小的门厅。我时常想起教授第一次听到我整理的研究计划的时候的发出的感叹和赞扬，之后一段时间，因为准备考试一直没有开始实际操作。后来等到考完试，我开始每天泡研究室的生活。完成小目标收获的鼓励，愈发给了我勇气。那是一种打工人时代感受到过的全能感——我一直为此而奔走，只是如今更让人感到愉悦。

本来想写饺子的，结果写了一堆别的。一般来说写到快一千字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些累了，但是因为今天时间还很充裕，所以就继续写下去吧。

包饺子吃饺子，从7点到10点半，3个半小时。现场气氛一直都令人感到舒适。这就是总体的观感——我喜欢观感这个词，就像是脱离了自身的一个旁观者。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想起来就记一下吧——毕竟谈话中的信息就像是碎片一样，整理本身也是强化理解的一个过程。

第一次见到李桑是在十月第一次国际交流课，上课前。我在走廊上朝着课室走去，路过休息室的时候，那儿的6张椅子上就只坐着她一个人，十点半的朝阳穿过红叶，穿过透明玻璃，落到她的头发上，让她没有染的头发变得有些橙黄。她戴着圆圆的细框眼镜，整体的线条很是柔和。后来发现她是同一个课上的同学。课上自由交流的时候，我指了指她的无名指——上边有一枚戒指，她说自己半个月后结婚。

李桑的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未曾见过他的同伴问他是老师还是学生——就是给人如此感觉的人。究竟是结婚让他变成了这样，还是说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才有了这次的结婚呢？总之我就叫他蔡老师了。一开始，董桑和他攀谈起来——一边和着手中的面团。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的是专业。李桑的老公读的是经济学，国内读的法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当的律师。我也第一次知道原来董桑是上海交大的，后来我问他来到这个学校会不会感到有些憋屈他说没有。

有一段时间，我默默地看着他们夫妇两的互动。那是一种很随意的互动，时而帮老公挽起袖子，时而聊起两人回忆中的事情——早已没有了恋人之间的那种拘谨。至少对现在的我来说，建立这样不分彼此的关系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我静静的看着，感到很是平静，同时又有黑色的想法油然而生：一年，两年之后，等到过了蜜月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会因为什么原因大吵一顿呢？会不会离婚呢？

有一个四川来的女孩子，在这儿待了两年半。我是这儿资历最老的，她说。她穿着花马甲（不确定这样说对不对），董桑叫她外婆，她自嘲地开了个玩笑，后来女孩子们都叫她

外婆。我没这样叫。搬家的时候就见过一面，当时她戴着口罩，我听她的口音——说「是」会发「四」的那种口音，就好奇她是哪里人，一开始我还以为她也是广东的。女孩子们聊起放烟花的事情，她说在飞机上看过那个景象，烟花变成了很小的瀑布一样。

1.18 2021.01.01 跨年

2020 是一个偶数，偶数有一种魔力，比起日本，中国人会更懂这种魔力。不仅如此，将 2020 拆开，里边的每一个数字都是偶数，在此之上再加以重叠，或许比起 21 年前的千禧年更讨人喜欢——毕竟那时候的记忆已经像一张白纸了。

31 号的时候我说 2020 在雪白的绒毯上走向自己的棺木，如今它已经成了玻璃棺里的白雪公主，从死亡手里收下的永恒之礼使她比起任何时候都美丽。就这样缅怀失去的 2020。

肯尼亚来的老哥做了个手势，比喻泡沫的破裂。轻柔，圆润，短促的拟声词，就是时光发出的声音。「我已经是个老男人了」，「大学，工作以后的时间过的飞快，而小学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慢」。他一边说着，一边将脸稍微往左偏，斜斜地，专注地望着对面苏丹小哥，辅以手势，像是所有谈起自己人生经历的中年人一样，像是在场，又像是缺席，他坐在这儿，又像是躺在在时光的摇篮里。后来泰国的女孩子坐了下来，跟他们说喝酒不好。「酒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至少对所有的男人」，他说，「我喝了之后，晚上睡的像个婴儿」。他喝得烂醉，双手放在膝盖上，垂着头，到了跨年干杯的时候，站都站不稳了。

从 30 号的中午开始，大雪从未停歇。出门到湖边拍照，湖的对岸像是蓬莱仙境，水天黯淡无光，湖水在风中卷起怒涛，涌过来像是要把人吞没，最后在堤坝前溃散。而黑云就这样渡过湖面，裹着暴风雪把我从便利店买的伞吹的分不清正反面。2020 年就在这样的天气里迎来了最后一天。

下到一楼大厅的时候，只有另一个来自肯尼亚的大哥。他身材高大，穿着藏青有些磨白的牛仔裤，白色派克服和针织帽，因为他和身边的 38 岁的老哥看起来像是好兄弟，我就以为他大概也是 30 多岁。后来他说自己 28 岁，倒是让我吃了一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着自己的手机——大概也有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原因，时而话题抛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用沉稳，缓慢而有力的声音开口说话，说话时嘴角有些上扬。

还有一个苏丹的小哥，跟我差不多年龄。身高倒是蛮高的，可是却很瘦，大概跟吃的不多有关，我经常看他用小小的铲子一样的锅炸面粉鱼肉片（我记不住名字），每次 4 块。他动作，说话都比较拘谨，有种年轻人的僵硬。

我们聊起专业，打工，国家，语言，家庭，经历——经历大部分都是听肯尼亚老哥在

说。聊到打工的时候，老哥说自己和针织帽的肯尼亚大哥都没有打工的资格——公费留学生的一些限制，然后他问起我我说没有在打工。「中国人打很多工，赚了很多钱」，他说，我表示同意。

肯尼亚老哥学的是计算机视觉，说自己学完之后继续回去为港口效力——他要为机械手臂编控制程序。「钩子停下来时会发生晃动，首先用计算机视觉捕捉动作，然后给钩子反向施力，让它稳固地停下来」，他兴致勃勃地说。

说起语言，肯尼亚老哥说自己国家有 47 种语言，我猜会不会像是欧陆语言一样经常有共通词，他说每种语言完全不同，他自己会 4 种：首先是母亲父亲各自不同的方言，然后是官方的英语，还有次级官方用语的斯瓦西里。他给我们举了「水」的例子。苏丹小哥用的则是阿拉伯语。日本人真该学一些英语，他说。我和苏丹小哥说大概他们会读书面英语，但是不太会讲。他说怎么可能，他问针织帽大哥说，你能想象能 read 不能 speak 吗？针织帽大哥摇摇头。

「我很想家」，他说，「在肯尼亚的时候我每个月都会回老家」，我们说他是一个 good child，他大笑，然后说可是现在已经一年多没回去了。苏丹小哥说他想家是因为他有老婆，他笑着说，并不，老婆不漂亮，而且在喝威士忌的时候她经常会打电话过来，然后摊摊手，表示快乐的时光告吹了。过了一会，我提醒他手机亮了，他看了一眼把手机拿起来给我们看——他老婆打电话过来了。他拿起手机走到角落去，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说着话——我听到他有说到苏丹，chinese。

后来美国人终于醒了，时间已经是晚上 9 点半，我跑到五楼借了 switch，插到电视上玩起塞尔达。肯尼亚老哥借来玩了一会，他不大会同时用左右摇杆。苏丹小哥表示这个游戏真有意思，打水加农的时候常常给我出谋划策，还亲自来了几把。后来会馆里的几个著名闲人都下来了，我一边霸占着电视一边听他们聊天。肯尼亚老哥搂着美国佬的肩膀称兄道弟，等他去厕所的时候大家都笑着说他真是喝多了。

十二点的时候，我扔下手柄和他们干杯庆祝新年，happy new year 的声音响彻大堂，灯火也很明亮，可是声音被四周的墙壁阻隔，灯光只照亮了外边的雪地一点点，新的一年无声无息地就占领了 2020 的位置，外边的大雪也一成不变地纷飞着。然后大家逐渐就回房间去了。「我很清醒，不需要任何人扶我」，肯尼亚老哥说。

春

2.1 2021.01.21 隔壁房间的美國人

刚来的时候，整层楼除了我只有 2 个人。一个月后，整层楼住了 5 个人。又过了一个月，变成了 8 个人。后来，我旁边的印度尼西亚人——一个信伊斯兰教的非常好的人，一天晚上他烤鸡块见到了就邀请我一起吃，那味道至今难忘——也离开了，像是搬去跟日本的好友一起住了。然后，4 个月后的现在，旁边的美国人也要走了，这样一来，住的满满的五楼，唯独我的房间两旁空空如也。

他们告诉我美国人是受不了日本的寂寞才要走的，他们说他有几天想要自杀。上一次听到自杀是什么时候？并不遥远。去年 12 月，一楼的大叔死了，有人说他是自杀的，因为他的父亲不久前去世了，而自己没办法陪在身边。可是他不是自杀死的，是喝了太多酒心脏病复发死的。后来大家都默认这个说法了。

美国人很胖，爬到半山腰就会脸色发青和想吐。他有一头天然的橙发，有些卷曲，大胡子也是橙色的，他说自己有爱尔兰血统。我们一起上课，他总能引女孩子发笑。

前些天他深夜在打电话，我 line 上跟他说尽量别晚上打电话我睡眠质量很差，他说不不好意思我在和家人商量回国的事情。我说这样啊，没办法的话就算了。第二天下课他告诉我他要回国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再来，他说不来了，我有些惊讶的确认了好几遍才明白他的意思。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比较复杂，日语不好表达。

晚上我吃饭的时候他过来把两个没吃的罐头放到了桌上，我说这个好吃我拿一个吧他说当然可以（虽然后来我两个都吃了，话说仔细想想就是今天吃的）。他似乎想到什么，就对我说，我回美国是因为不想再哭了。哭？我说。哭，他说。那么不妙吗？我说。不妙，他笑着说。我没有继续问，心里想着他那么记着回去有可能是新冠让他家出什么事了，所以才那么急着回去吧。

后来在吃饭的时候我遇到了借我电饭锅的人，他在后边洗碗，我头也不回的说美国人好像周五就要走了。他说美国人跟你说了吗。我说嗯。他说日本太抑郁了美国人受不了。我说不是吧我还以为是新冠的原因，他说不是，然后就走了。他跟美国人关系比我好很多。我这才隐约明白美国人的意思。

早上醒来，美国人明天就要走了。想来想去我决定把 2019 年在清水寺买的福钱送给他，毕竟全身上下值得纪念的东西就只有这个和发圈了。据说把那福钱放到钱包里，钱会

慢慢变多，可是一年多以来，我的钱包却越来越瘪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这枚福钱拿掉，希望今后钱包能鼓起来。

2.2 2021.01.28 风之巨人

近些天是两三个月来最暖和的。比起我们这里，东京很少下雪，年末也一直没下，可是今天东京的朋友圈却下起了雪来。听说周五又要降温了——虽然傍晚走在路上并没有感到什么凉意。

洗完澡之后，穿上大衣坐在桌子旁，构思着近期拙笔的小说。我没有开暖气，将近 10 度的时候一般不会开暖气。

留学生宿舍和马路挨得很近，中间只有无遮无挡的 50 米草地——刚来的时候，仅有的几棵枯骨一般的树也还有几片叶子——只要有车子经过，即便关紧阳台的门也还是听得到声音。这里是一条省道——还是国道来着？我忘了，总之是两旁很少房子的那种马路。在日本是很少有机会能听得到这种噪音的。刚来的时候还有些不习惯。但是渐渐地，人会习惯，甚至喜欢上那种噪音——那种像是海浪卷上沙滩，然后缓缓退去一样的声音。

写着写着，阳台外边传来了哐当，哐当的声音，同时伴随着一种像是大卡车驶过时候的引擎呼啸声。我的心情雀跃起来，连忙拉开阳台的门，朝着夜幕探出头去。

马路上，相隔很远亮着暗橙色的路灯——或者可以说是赤橙？我蛮喜欢那首歌的，但是果然还是暗橙比较好吧，因为赤橙一般用来形容夕阳比较多，而路灯比起夕阳还要暗上许多。那是一种很温暖的暗，一种孤独的暗。

暗淡无光的马路上，传来了刚刚听到的声音，哐当哐当的声音。有空罐子在马路上翻着跟斗——我这样推测了。虽说是推测，估计也八九不离十吧。

那是一种能唤起乡愁的声音。让人想起好久好久以前住过的一栋破水泥房子——「破」字好像用的不大对，那个时候刚建成不久来着——大概是两三层房子，二楼没有装后来时兴的煞风景的防盗网。整齐的一溜白色墙壁，还有漆成蓝色的木门。然后啊，它跑过去的时候，总能听到那种哐当，哐当的声音。

风之巨人刚刚跑了过去。

记得小时候，夏天的时候，风之巨人从太平洋挟着大量的雨水呼啸而来，慢悠悠地呼啸而过。经过那个小小的城镇它也要花上一两天。每一次听说它要来的前一天傍晚，我都会跑到楼下的大操场上跑上几圈。每当那时天总是灰黄色的，看起来暖暖的，又给人一种

莫名的敬畏，一种留在基因里的恐惧在现代文明中变质的那种敬畏。然后，总感觉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味道——我试图在记忆中搜寻描述那种味道的形容词，可是却一无所获，毕竟已经太久了。非要说的话，那一定是风之巨人的味道。

可是，后来却很少有机会能感受到风之巨人的气息了。于是我明白了，要找回那种感觉的条件之一是，它过来的时候，我们呆的地方必须足够空旷。

2020 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还在东京大岛，住的地方有一个宽敞的楼顶。很喜欢那个楼顶。有一天晚上风很大，推特到处都在说是不是要刮台风了。等着第二天下大雨，可是到了早上天气却很晴朗。有些小失望，跑到天台去吸了根烟。我环绕四周，天很蓝，但是不是那种日本常见的透明的蓝，有些淡淡的云翳。阳光暖洋洋的，是那种通常无职人士才能感受到的阳光。就在那时候，四周响起了哐当，哐当的声音，感觉神经顿时绷紧了。

哐当，哐当。无论是楼顶还是阳台，无论是挂着的衣服，被子，席子，还是空着的衣架，所有的东西都动了起来，轻轻地晃动了起来。哐当，哐当。所有的东西互相碰撞着，奏出那美丽的和声。风之巨人跑了过来，整个世界都为它欢呼。风之巨人跑了过去，掀起了我的额发，带走了我的灵魂。

于是我便融化在五月的风中。

2.3 2021.02.11 杂志

除夕的前夕去了一趟大学图书馆，到的时候是 4 点 40 分左右，后来我被告知今天 5 点闭馆。赶人的音乐用的巴赫。在国内大学的时候图书馆播的则是某个耳熟能详的曲子。唯有耳熟能详这个词在记忆中留存下来，其他印象都早已风化了。那时候的我没有能够放松下来感受音乐的精神状态。

过了改札口，左前方是围着一圈透明玻璃的服务台；正左手边是一个通向职员室的小门，职员室里的白炽灯比起外边要亮很多；正面则是窄窄的阴暗的楼梯。虽然从来不知道杂志区在哪，下意识地往右手边走去，很快便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其实我一直知道杂志区在哪，虽然自己没有意识到——只是做个简单的排除法罢了。

群像，音乐与酒，文艺春秋，中央公论，留意到的刊物就只有这几本了。群像是小说连载；音乐与酒则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stylish，我随意翻了几页，翻到一幅黑白照片，一幅线条有些柔和的模糊的黑白照片——照的是一个 60 年代的狭长的小酒吧，整个店面只有 6 张长桌（凭印象），坐的不算拥挤，基本上所有的客人都闭着眼睛。当然，不能因为闭着眼睛就给他们安上音乐鉴赏家的帽子——他们也可以是在闭目养神——可是结合杂志的意图来看，我认为只能这样去阐释：那是个爵士的年代。

视线稍微在图片上停留了一会，提醒闭馆时间的音乐便响了起来。放下书本的时候，“虽然这本杂志是那么的 stylish，受众或许会少的可怜”，我不禁这样想了。摇滚玩家给人不喜欢看书的印象，那么会在这样一本书上留神的人可能只剩下酒吧老板了。文艺春秋，之前便留意过这个刊物，可是最后我没有借走，大概是因为内容令人失望。

最后借走的是三本中央公论。借走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一篇短短的城市介绍吸引了我。城市叫仓吉，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记事里用了很多像是“乡愁”，“岁月”这样的词，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顺带一提，后来走在路上的时候，随意翻看了一下，发现一本将近 1000 日元。

只有当再一次拿起杂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很喜欢杂志，而这也是我想要写这篇記事的原因。阅读应当是快乐的——半年前知道“蒙田主义者”这个词之后，这个念头才通过语言固定成型。半年来我读了不少书，虽然受益匪浅，痛苦这个词还是时常会在思绪的沼泽中冒泡。那时候读的书基本上都在 200 页以上，是那种必须从头读到尾的书，那时候的阅读体验确实是极差的——除了看小说。小说毕竟是娱乐，如果读小说都痛苦，那不就本末倒置了吗？

不知道怎的，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杂志，也许我潜意识里把杂志归为了书籍界的二等公民吧。如果大部头（包括小说）是一等公民，杂志是二等，那么三等公民就只能是 SNS——也就是推特维博之类的碎片化阅读，当然公众号也算在内。

大部头让我想起前些天学到的一个名词：totalitarian art，中文大概可以翻成集权艺术？我忘记之前那本书是怎么翻译的了。原书作者用这个词意指巴黎那些庞大，冷峻的建筑，这便是大部头给我的印象。totalitarian(集权) 这个词也很巧合的——或许有某种潜在的联系——很巧合的和大部头的本质相连，那些作者总是想要建立一个意识形态体系的。

而碎片阅读——我觉得这个词本身不应该带上贬义，因为杂志也应该算是一种碎片阅读——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便是，用以满足“好奇心”的，“颓落”的阅读。我是海德格尔信徒，理所当然的对其保持抵抗，只是对这类阅读方式的贬低，早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而杂志刚好介于两者之间，这样的位置总是令人兴味盎然的。

2.4 2021.02.23 阴冷

看着窗外足足 5, 6 层高的树木——该说是树木吗？也许亡骸更加贴切吧——我仿佛回到了那一天。

那一天，也是如此阴冷，无风，像是末世——就是末世。

有风的时候，寒冷给予我们痛苦，那为什么无风的时候，世界却更加暗淡无光？

世界之火的最后一丝余烬，在空中发出暗淡的红光，当火焰熄灭，世界将迎来永远的寒冷与黑暗。

就像是诸神的黄昏，世界树被耶梦加德啃断，光明之子被树枝杀死。

周二是祝日，当我看到教务处的门帘没有拉起，便明白了这个事实。

我心血来潮尝试走一条没什么人烟的道路到学校去，道路很空，临近春天，天气反常的有点冷。

穿过踏切，走上停车场，工学部便像座宫殿，坐落在不远处的小山丘上。

因为走的是小路，只有一条小小的老旧的混凝土楼梯，向上延伸。

一切都如此阴冷，一如那个世界，一如爱伦坡的厄舍府。

今天天皇誕生日。

醒来之后早早地打开 ipad，回味那令我感动的故事。

我等着蛋在水壶里煮熟，一边生硬地弹奏着某支曲子。

技艺每天都有增长，可一切都那么缓慢，在这阴冷的日子里让人难以忍受。

在末世演奏钢琴，听起来倒也有些韵味。

啊，离开我，到别处去吧。

坟墓对月亮低语。

不要和我争夺死亡。

将你的银辉，转向彼岸的那个世界，而不是这个被时间遗弃的夹缝。

啊，离开我，到南方去吧。

在那个冬日，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如果你不走，能帮我把身上的宝石送给穷人吗？

春天来的时候，快乐王子成了瓦砾，而燕子也早已死在了垃圾堆里。

2.5 2021.02.27 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这本书，我忘记是什么时候看的了。后来看绝望先生的时候，这本书被黑过一次，才不至于被我遗忘得彻底。女主得了绝症死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情节？非常的琐碎，相当于没有。就像是小说鉴赏里经常批评的那样，过分的煽情是空洞无物的标志。但是今天我提起这本书，也不是为了将批评老调重弹，而是因为，前几年的一件事情没有预兆地从记忆的深海中浮起，一件本已忘记的事情——一种焦虑和渴望催促着我去记录，不要错过这份感性——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让我想起了这本书。

书的结尾，男主人公在多年后的一天，陪伴在新女友的旁边，掏出那个装着骨灰的小瓶子，把它给撒了。那个时候，这样利索的放弃对我来说还是一种崭新的观念，暗自回味了很久。后来，我看了煌夜祭，秒速五厘米，还有，特别是 ISLAND，终于渐渐熟悉这样的无力——在时光面前感情的不堪一击。

ISLAND 这个游戏分为夏和冬两个篇章。游戏带给人的代入感是其他载体完全不能比的，因此玩家可以真正体会那种刻骨铭心。在夏篇的最后，我们为了拯救深爱的女主，乘上时光机前往 2 万年后的未来，于是我们来到了冬篇的世界。未来是一个严寒，食物缺乏的世界。那里没有救赎。

我想描述一下那种感情的变迁。刚到冬篇的时候，我们还对夏篇的女主念念不忘，以修复时光机为主线目标，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与新角色度过了许多个日夜。冬篇的世界很残酷，到了最后，主角只能无力地看着其他角色一个个死去。两个篇章是完全不同的基调，夏篇是伊甸园的隐喻，而冬篇像是弥尔顿的地狱——只是烈火变成了严寒。地狱里的爱情，比起天堂的爱情更加刻骨铭心——想来想去只能这样解释。冬篇的最后，一开始夏篇的感情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想要拯救的对象已经被重写了。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埋怨时光，而 ISLAND 告诉我们的是，残酷的不是时光，而是世界。无论如何，人的感情始终是不堪一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讴歌坚如磐石的感情，比如现在的 RE0，还有 10 年前的石头门。只是现实和理想的区别罢了。

我终于决定提起作为契机的那件事情，老实说只是一件无聊的事罢了。几年前我家搬到了新的小区，小区很新，没有几个住户，也没见过几个同龄人，但是有一天在同一辆巴士（由小区开出的巴士）上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子，记忆中脸色有些白的不自然的女孩子，她坐在隔壁的位置上。

虽然有些在意，但也没有理由搭讪——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搭讪还是需要理由的，正当我闭目养神的时候，被人戳了戳肩膀，我睁开眼睛，看到那个女孩子举着手机让我看屏幕。屏幕上那句话的意思是说，让我帮忙喊一下司机在前边那个站停车——那辆巴士很破，没有供乘客用的按钮。女孩子说她的喉咙有些发炎。

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那本书里，一开始的女主得了绝症，后来主角换的女朋友又是药罐子。病态有种致命的吸引力。疾病将人囚于狭小的牢笼，使人身缠孤独的气息。无法发声，更是切断了人与社会的联系，像是隔音的墙壁，只留下黑白钢琴作为人心的隐喻。

我目送她下车，后来便再也没见过她。只是这样的一件小事罢了。

2.6 2021.03.01 3.1

想起快要离开东京的那天，很热，就算躲着太阳走不到五分钟就要汗流浹背，对刚刚经历过暴雪的我来说很难想象的夏天。

去完甘味屋之后，和 aki 桑朝着地铁路口走去。

几天前我说自己没吃过甘味屋，想试试，aki 桑说那就走吧。

刚到大岛的时候是二月，谁又能料到几个月后会有这样的对话？

那时候大岛屋加上我只有四个人。一个塞尔维亚的女人，一个巴西的女孩子，还有住了两年的 aki 桑。

大厅有一个电视机，aki 桑那时常常在那儿玩 PS4，当时他玩的是战场女武神——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有一天他打工回来，在饭桌旁翻看足球杂志，我和他闲聊起来，他对我爱搭不理的。

刚到大岛屋的那天，我白天到的，aki 桑则是很晚才打工回来，我听到脚步声便推开房门出去打了个招呼，他说了名字，一边说着多多指教一边低下头来，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转身推门进房间里去了。

后来他带我逛了一整天秋叶原，他说这样一来你就能说自己是秋叶原初心者了，虽然我自己也只是秋叶原中级而已。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在世嘉的一个娃娃机里花了 3000 日元就为了那个蓝色的史莱姆王，然后他怂恿我去抽那个 EVA 的手办扭蛋——有三个角色，明日香，蓝头发那个叫啥来着？忘了，还有个新剧场版里的粉色眼镜双马尾——我说让我抽中明日香吧球球了，结果出了粉色眼镜双马尾。作为人生第一个手办我刚开始还兴致勃勃地欣赏那造型，过了几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我为什么说起这些事情来着？记得自己是想记录一下这几天看的电影，想从晚上的天气说起（最近每天晚上都很大风，发出很大的呜呜声），然后想到如今已经是三月了，又想到三月的狮子，然后是那个夏天……

又是一年三月了啊。

以前我说活到 30 岁就满足了，到时候死掉也没关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只剩下几年可以活了。每过一年这样的决心就会动摇一点，就像我发誓一定要读文学修士的决心那样，最后轰然倒塌草草收场，装出一副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的样子——我倒是很擅长做这种事的。

悲梦给我的印象首先是，男主很帅，是我想要活成的样子。然后中间他在睡梦中哭泣的一段，那演技确实是非常揪心的。整部电影看下来，很美，但是中间的一些镜头很恶心，所以我只给了三分。整部电影是融合了三个东亚国家的很多元素（最主要还是庄周梦蝶），这样的电影不知道在西方人看来会是什么感觉。

海边的曼彻斯特我不喜欢。可以和生命树做一个对比。生命树是人生，是反思，是根源，是无数的隐喻。前者则只是一个无法跨过的过去，还是太俗太平淡。

有些人总是喜欢在朋友圈说类似希望一切慢慢变好之类的话，我是不能理解的。像是维特说的那样，活着只是在磨耗，被时间一点一点的吞噬。无论明天变得如何——即便是中了头奖也好，迟早一切都化为泡影。

那么，除了继续寻找答案，还能剩下什么选项呢？

2.7 2021.03.02 人格魅力者

深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纠葛的地方。我受不了城中村那昏暗的小巷，电线像蛛网一样从一个腐朽昏暗的角落连接到下一个漆黑肮脏的出租屋。马路外尘土飞扬，马路里边又不见天日，马路对面的广场最为可悲，在这样一个大城市显得破败不堪。那便是我 2019 年初的记忆。

但是深圳又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熔炉。社会底层的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身处熔炉，又何以遇上那些飞扬跋扈的精英？他们西装笔挺，在咖啡厅不是掀开苹果笔记本就是拿着一卷书，走路生风，一天二十四小时神采飞扬，啊，何等的生命力。虽然我想描述的这个人跟上述这些形象倒也不大沾边，只是潜意识里把他们归到了同一个阶层。不妨让我称之为男人 Y 好了。

第一次遇见 Y 是在科学园区的某一栋的某一层的某一个单元里，那时候我陪友人去面试。那是一家 IT 小公司。单元很宽敞，只在一个角落坐了大约 7, 8 个人——一半都是女孩子让我有些惊讶，剩下的地方胡乱摆了些桌子和健身用的小玩意，总体来说有格调又有些随意。

我本想待在外边坐上一会，但是他们的老板——一个 30 岁前后的年轻男人，让我进了谈话室，也许是想从我这里也了解一些信息吧，于是我便有幸旁听了一个程序员的面试。

面试官只有两个，一个是上面说的小公司老板——他家里很有钱，办这个公司是为了将自己的兴趣和创业结合起来，一个有梦想又有行动力，让我意识到阶级差的男人——另一个便是 Y，戴着黑框眼镜，瓜子脸，留着些胡茬，长得算是帅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自称是公司的 CTO（技术总监）。他和老板是研究生同学。

Y 说话的时候看着桌面而没有将视线落到听话人的身上。问到技术问题的时候，最后总是要将对方贬损几句。过了一遍简历之后，Y 扔下一道算法题就推门出去和其他人聊天了。后来我朋友侥幸把题目解开了，Y 看了之后说了句，你居然能解开是让我有些惊讶的，便让我朋友自己开了个价钱。我朋友之后常常以此自夸。

算下来到今天时间已经过了两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过，大概是我生命里起伏最强烈的两年。那天的面试仍然让我记忆犹新。Y 和老板都是在香港读的研究生，两人讲粤语时常常会刻意使用港式字词。他们的肢体语言，谈吐，无不透露出生命力与自信。不知不觉，香港的公司在我心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形象：永远沐浴在午后的温柔阳光下。

来了日本之后，我视频面试过一个国人的小公司，面试官也是公司的老板，然后，也很年轻，大概 35 岁前后吧我猜。不算帅，但是也充满生命力。他侃侃而谈，讲人生，字词里蕴含着对年轻人的告诫。我当时就决定短时间内投靠他。

我还见过这样一个面试官，中年，发福，油腻，秃顶反射着天花板的白光。

之前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有幸通过教授推荐，到地方电信公司的顶层去见高层。楼很高，那个人的办公室座椅背后便是透明玻璃和底下的整片城市。相比起那片景色来他本人给我的印象倒显得十分微弱了。他通过教授说想招一个员工，与其说是想招一个员工，不如说是想和教授拉点关系。他年纪比较大了，位高权重，大概金钱也不成问题，想跟文人沾点边倒也是情理之中。

话说回来，见过的日本人没有几个是能够称得上有人格魅力的。不过大概只是我见的少吧。

2.8 2021.03.12 雨夜

天气 APP 上显示大雨。雨噼里啪啦地打在栏杆上，风呜呜的吹，阳台关的不大牢靠的门时不时发出咚咚的撞击声。是一个令人平静的雨夜。

最近两天看了几本小说，有一本的文字透露出来的感性很对我的胃口。好像不经意间低下头，才看到脚上连着的枷锁。竭尽全力地活着是多么的耀眼。看着被毁掉的一切我不会有丝毫怨言。人在明白自己是什么之前，首先要明白自己不是什么。人在正确的活着之前，首先要犯错——此时犯错也变得那么的崇高和正确。

我看到了那女孩子跨过围栏翻进草地，蹲下来，端着相机拍地上的花——daffodil，不明白为什么每次翻译都显示毫不相干的水仙，不过 daffodil 的的确确就是那花儿的名字。我大声朝着她说 hello。她慢了半晌才反应过来我是在叫她，用没睡醒似的语调跟我说嗨。她象征性地回了回头但是完全没有看我。她一只手托着相机，另一只手举起采下的一朵小花，在镜头前摆弄。她完全没有理会我。大概是微笑着的吧，我在那儿站了好一会，看着她。我喜欢她拍的照片，很感性，我总是让她带我出去见习一下，她说好，可是每次都不叫我，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有意的。我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很好。

我不想去研究室，因为旁边的胖子总是在碎碎念，我很烦，想提醒他可是他的声音又太小超出了一个正常人该注意的范围。我不想表现的神经过敏。

我开始厌倦日复一日的日程。我想要有人对我说已经足够了不用再努力了，这里是乐园。我去问了一朵玫瑰的价格，很合适的一个价格，有了它我就不用捧着那么显眼的一束花走在大马路上了，我可以把它放到包里，可是我再也不想送给她了。

2.9 2021.03.15 隔阂

虽然比起前些天暖和一些，三月中旬这边的天气仍然很凉。

今天是修士入学提交材料的日子。

十二月修考的时候遇上的一位朋友——就叫友人 A 好了，为了入学手续和租房相关的事情昨天就在学校旁边的民宿住下了。

和之前说好的一样，我带友人 A 逛了一下校园，另一方面主要是想跟着他去物色房子开开眼界，因为我没有在日本租过房子。

我们生活在人的海洋中或许早已习以为常，可是，人究竟是怎样认识另一个人的？

前一段时间刚好跟一个朋友翻脸，因为隔得不是很久，唯恐没办法保持客观所以一直没有下笔去记录，可是，难道人总要等到翻脸的那一瞬间才能够真正认识一个人吗？

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也是我写下这篇记事的原因之一。

我也想过要不要继续记录下去，我真的有资格对他人加以评价吗？

摆出一副老成的样子说三道四，在别人眼里是多么恶心难道自己不是了然于胸吗。

可是即便如此，我也想要去记录。

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其他的路可选。

===

第一次见到 A 是在十二月修考的时候。

十二月的修考并不平常，大多数学校似乎都只有二月和七月，而事实上十二月的考试也是为了补足十月的空缺。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考场上只有寥寥数人，我很自然的就注意到了年纪和我相仿的 A，剩下的不知道为什么全是身材臃肿的社会人。

当时监考的是带我的教授，他站在讲台上说之后要提交托业成绩。

虽然我没有托业成绩可是我坐着无动于衷。

而坐在我左前方的 A 就按耐不住了，他有些焦急的说我没有带托业成绩来，教授告诉他留学生不用提交托业成绩他才松了口气。

于是我就知道他是留学生了。

顺带一提当时考的是数学而我一半以上不会做。

下午面试的时候，为了防止考生之间交头接耳，我们被集中到一个大厅里面等待。

大厅的空旷更显得我们人数的寒碜。

当时还没轮到我们，我看到他坐的笔直，面前摆着一台苹果电脑，心想去搭个话好了。

其实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相信他是中国人，一问发现还真是。

我听说他只有一两道题不会做心里凉飕飕的，便让他到出成绩的时候告诉我结果。

他的微信头像是一个清爽的漫画正太，戴着大副眼镜。

刚考完不久的时候我心情亢奋信口开河，而他的回答十分拘谨。

频繁抛出像是「请问」「那个」这样古怪的词语。

我说你怎么像是在用敬语一样，他才回了个表情包，说是个人习惯。

因为我没有读过语校所以对于很多事情也很好奇，所以跟他聊了蛮久的。

之后我们也断断续续聊了一些爱好啥的。

他说喜欢看书，最近在研究王阳明心学，说自己平时会练钢琴，管自己养的仓鼠叫储备粮。

我说大概和你聊得来（某些方面），他说到时一定详谈，可是我后来发现这大概是我的错觉。

===

坐在拉面店里的时候，他聊了对百年孤独的看法，说自己没怎么欣赏得来，我说这本书很好读他说可能是我初中的时候读不进去，现在看的话大概也会觉得轻松吧，然后说自己最近比较喜欢看论文，没有耐心去看小说，因为小说太长，虽然知道小说里真的包含着很多道理——其实就是因为懒，所以想看一些能直接拿走的知识。

然后他说自己在做代购工作。说到工资，他报出来的数字让我有些吃惊，结果我也好奇的往这方面问了不少。

老实说我对自己的性格也该反省一下，因为他说的这些东西让我觉得不适，所以之后我就没怎么继续谈自己的看法。我眼中的事物分为梦和现实两类，这些话题总会让人感到难以呼吸。

可是后来，他说他想去冰岛旅行，为此攒了一些钱，我兴致又上来了，问了很多问题。他说自己喜欢旅行，和喜欢摄影的爷爷游遍了南非附近的几个国家。我觉得很耀眼。如果知道这些事物曾经离我是多么遥远，也许就能理解我的憧憬了。

晚饭的时候我问他会不会将这些旅行经历记录下来，他说当然。于是我就问他一般都发在哪儿。他说只是给自己看的日记，有时候会分享给朋友。我说为什么不试着发到一些平台上去呢，这些经历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看的。

这时候，他说了一句很唐突的话：我真的很想给他们祝福，可是真的，有时候觉得他们不配。

他先是说了玩游戏的经历，我想了想就如实记下来吧。

「有一次我和朋友打 CSGO，我们队掉线了一个，4 打 5，结果打赢了，对面有个人跳出来骂我们开挂，我没理会他。其实当时我们的阵容在这个地图上有优势，赢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后来换了地图，对面赢了，结果那个人又跑出来说骂我们垃圾」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为什么刚刚还说我们开挂，现在就骂我们菜了，难道你不会觉得自相矛盾吗？那人就直接开始骂娘了」

他说这就是我再也不玩游戏的原因。

我报之以沉默。

「我真的觉得很不能理解」，他说，「大阪的时候也是，那时候我在群上说免费送自行车，一下子好多人加我好友」

「我私聊第一个加我的人，和他约见面时间。结果每次临近的时候他都说没空，有时候说自己今天突然有打工，有时候说自己今天又去了哪里哪里，谁会在意他今天去了哪里？第四次的时候我就决定如果他再这样我就不自找麻烦，结果他真的又爽约了，我就说兄弟我看这事算了吧，我看你也挺忙的。结果那个人一下子态度就变了，我坚持说算了，他也只好放弃。明明是我送他东西，他却是这种表示？」

「然后我又找了另一个人，那个人说自己没有自行车，约好的那天我在那儿等了半个小时他才过来，骑着自行车，带着女朋友。当时我就在想他不是说自己没有自行车吗，这不是骑着吗，哦可能是为了给女朋友整一辆吧。然后凭什么明明是我送东西给他，他还要我在这儿等多半个小时？我只对那个人说兄弟你快走吧，心里想着再也不想见到他那张脸」

「后来过了不久，我准备从另一个人手里收下那只仓鼠的时候，在那个人家附近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我问帮我联系的朋友，他说大概她是睡着了吧。当时我就破防了」

「我重新加了之前拿走我自行车的那个人，骂了他一顿，又把他删了」

沉默了好一会，我说，「你该把自行车拿去二手店卖掉的」。

他说我真该如此。

我张开嘴还想说点什么，但是最后还是闭上了嘴巴。

我沉默地看向窗外不远处的一栋小房子上面蓝色的生锈栏杆，在设计的时候那一定是如同春日蓝天般的清爽，可悲的是这样的设计最容易化成时间留下的红棕色伤痕，那是一种磁石般的感伤，是昭和的旧梦。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从来没有感觉过人与人之间如此巨大的隔阂。

我生硬地开口了：不容易啊兄弟。

他笑着说了些什么，只是我已经没在听了。

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是，卖掉永远应该是第一选项，而打游戏的时候你也不该讲道理。

2.10 2021.03.20 早春在黯淡的春日凋零

走到湖山自然花园时，雨下了起来。我躲进了湖畔的一个凉亭。凉亭被几株白色的花树包围着，至于是什么花我也说不上来，大概是梨花或者樱花中的一种吧。雨一丝丝地飘进来滋润着我的灵魂，风不凉，让人意识到春天真的到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肥料的味道。

有几个行人在雨中散步。本来想着过个十几分钟雨就停了，结果越下越大，散步的人也都缩着肩膀小跑起来。

我换了个凉亭。往湖的反方向可以看到一个坐落着许多房子的小山丘，还能看到水珠在风中化成了白色的雨幕。直到鸟儿叫了起来，我想着雨终于要停了。

目的地是湖山池公园。湖山湖在我们学校旁边，是学校的招牌之一。公园在湖里的一个小岛上。小岛和外界有蓝色栏杆的大桥相连。

登上了小岛最高点。雨一直断断续续的下，看了眼天气预报，三点钟之后要变大，我得抓紧时间逛完离开。

他们在树上打针，注入防止枯萎的药剂，真的有必要吗？时间快到两点。我发现刚刚弄错了，最高点在岛的另一边，现在朝那儿走。

石砖上很多青苔。没下雨，但是风很大，像是暴雨的前夕。

岛顶有个展望台，视野很开阔，一大片草地上只有一间小凉亭。展望台的角落有个石碑写着：湖山八景之一，湖山池与日本海同望。我抬起头仔细去看，才发现天边朦胧一片的日本海。

两点二十分，我打算环岛走一圈，雨下了起来。遇到了一株白色樱花。旁边的花都没有开，唯独这一颗。岛上粉色的樱花比较多——我看了看其中一株的名牌写着大寒樱，白色的樱花反而少。东京到处都是白色的。

现在三月中旬，岛上的开花状况是百分之五左右吧，拍了照片。然后天气还比较凉，前

几天一直是十度左右，湖畔的草很多还是黄的。

回来的时候去了一趟超市。出来时自行车倒了，帽子飞的老远。我骑出去五百米才想起来帽子的事情，又跑回去捡。

回到时已经 4 点了，天灰蒙蒙的，可是一直没下雨，老实说有点失望。看了眼早上做的攻略，如果做成 todo list 今天的行程大概只有 30 分。很多地方没去比如学校里的古坟我还蛮在意的。不过相对的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景色，比如湖中有神社的小岛，也许这就是旅行的醍醐味吧。

想起琵琶湖里的鸟居（经常出镜的那个）。在人类难以造访的地方供奉神明，神域不再只是象征。

如果只是一根绳子（注连绳），即使我们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明白不能越界，潜意识里的矛盾也会渐渐锈蚀信仰。如今看着那湖中的神社，信仰的象征，潜意识里认为它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直到我惊讶的发现自己完全无法靠近它——湖水化为了真正的境界。这一定就是它刺痛我的原因。

2.11 2021.03.26 希望春天永远不要到来

那是九月底刚入学时候的事情。车站。和国内城市或者东京大阪京都之流比起来，那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站。夕照从马路的尽头，越过一片矮矮的楼房，投在红棕色的车站砖墙上。没有医院一样封闭，洁白的空间，没有打磨得像镜子一样的瓷砖，甚至没有职员。顶多 8 叠的窄窄的候车室只有寥寥几个座位，一台自动贩卖机，里边卖的是冰淇淋。

这里是日本人口最少的县城，无论过多少年，都不会翻天覆地盖起高楼大厦。在我出生以前，车站就在那里了。也许直到我死去，车站都还是那副模样。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节点回到这里，它都以同样的视线注视着我。而我将永远保留夕阳下的那份感伤。

学校提供的会馆，四栋楼，周遭一大片草地，比我读过的小学还大，却只有一个管理员。对于一个四十多的人来说，声音十分精神。她说她叫影井——后来偶然路过一个墓地，我才发现这边很多人叫影井。她不等我的步调，吧啦吧啦给我说了一堆，我连连点头。

带我来那个男生跟我住同一层，学部一年级，比我年轻不少。过完管理员那关之后他给我讲了宿舍的注意事项，现在想来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除了垃圾分类和电费怎么算。我说管理员真的很精神，跟国内舍管一点都不不同，他说她管多少人，国内管多少人，我思忖了一下觉得有理。不过，因为人力缺乏，所以被人需要，被人重视——也许这个原因更加重要吧。

就这样，我在这个海边的小镇住下了。这里有海，有湖，有大片农田，有夕阳。在遥远的将来，我会对这里罹患乡愁。

严寒，暴雪的记忆成为过去，樱花一天天开满了枝头。一到五点，我就离开了研究室。踏着夕阳回到会馆，影井在门口的草地上蹲着，我问她是在除草吗她说在种花。当精神有了余裕，花朵便成了需求。在这个小镇，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连暴雪的日子也不例外——虽然那时候种类少一些。会馆也一样，到处都是花朵。我想起九月，狂风中的大波斯菊——cosmos，拥有宇宙之名的紫色小花；而最近几天，靠近马路边的几棵樱花也渐渐变得像软乎乎的棉花糖。我说辛苦你了，她笑了笑说谢谢。

想起绝望先生第一话，主角在樱花树下上吊。如果春天永远不来该多好啊。

2.12 2021.03.26 在海滨小镇邂逅感伤

在地图上随便一指，然后毫无计划地旅行一直是我的梦想。周六的早晨，我来到了这个海边小镇。很近，只有两个地铁站的距离，却要穿过四条隧道。虽然离“在地图上随便一点”还有距离，“毫无计划”倒是满足了。小镇的名字叫滨村。

滨村站，以国内的标准来看很小，但是比起日本常见的车站要大很多——通常只有一个站台寥寥几张椅子。放眼望去都是铁锈的颜色。

站前有小小的水池和雕像，等候着寥寥无几的旅人。大道直达大海，但是中途往右拐，登上小小的山丘，可以俯瞰整个小镇的风景。低矮的屋顶绵延向不远处的沙滩。另一边是汇入大海的蔚蓝河川。

明明早上已经吃过饭了，看到暖色灯下的三明治还是忍不住想买。一个透过玻璃窗看到海的 family mart，会不会很稀罕？一边看着海潮一边吃午饭，好像胃口也变好了。

在海边拥有自己的家，一定是人类共通梦想吧。可是如果靠的太近，又会感到孤独无助。小镇离海最近的房子紧紧挨着山丘，而且所有房子都不愿意将门口朝向大海，大概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吧。大海是生命原初的故乡，只是我们已经离开得太久。

脱了鞋子，在沙滩上留下脚印，三月底的海水还很冰。除了人的脚丫子，沙滩上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脚印。枫叶形状的细细脚印——恐怕是旁边那群鸽子留下的。圆圆的梅花状脚印，紧挨着旁边的鞋印——大概是早些时候谁遛狗留下的。

海边有一座弃置的房子，门窗早已碎开。地上扔着铁丝网——大概是烧烤用的，四处散落着空饮料罐。

到了夏天，这里会不会重新燃起烟火？当资本噤默，我们在废墟欢腾。笑着闹着，听着海风悲鸣。我们盼望夏夜持续到永远，祈求海面上永远不要升起朝阳。我说有些累了等我休息一会。再次睁开眼睛，眼前却只剩下青春的碎片。我转身离开，不再追逐往昔的泡影。

2.13 2021.04.10 蓝天

早上出门，呼吸着对四月来说稍显寒冷的空气，头顶是碧蓝如洗的天空。

在这边，有云翳的日子和这样的日子，比例大致相当。

但是在我过去居住的地方，这样的日子却很少见。

唯一留下印象的是，小学的时候，早春的清晨，肌肤感受着一丝凉意，小时候的我用力地深呼吸，一切看起来都如此的美好，柔和，自身也像是获得了新生。

走在街道上，因为是周末，一切都显得如此慵懒，猫在墙壁上能照着太阳的地方打盹。

我眯了眯眼，感觉像是回到了一年多以前。

2019 和 2020 交汇的时候——农历的存在让年与年的边界变得更加暧昧，我住在寝屋川。

寝屋川在大阪近郊，比起太平洋更靠近日本海，那里也有着同一片天空。

同一片令人难以忍受的天空。

就像是醒过来猛然发现四周是无边的海洋，无论怎么挣扎都徒劳无功，绝对的无助，绝望和孤独。

爱伦坡喜欢描绘被活埋者的绝望，墓穴和海洋比起来怎么样呢？

一个是狭隘到极致，一个是辽阔到极致。

狭隘到极致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给人安全感，就这一点来看，海洋带来的绝望更甚。

田中罗密欧在《最后的现在》里描写的白洞一般的空间曾经让我感触很深，恐怕我在对海洋的想象里感受到的是同一种东西。

即使挣扎得涕泪横流，也不会映入任何人的眼睛，极致的孤独。

孤独化身成一个小镇，一段时间，一片天空。

小镇离这儿不过两小时的车程，绵延的性质让人永远无法摆脱过去，而那片天空如今依然苛责着我。

故意让桌面变得凌乱，或许也是逃避的一部分，唯恐那整洁，洁白的空间将我吞没。

强打精神，故作笑脸，像歌词那样刻意过好每一天。

直到忍不住向记忆中的人暴露弱点，等到的是意料之中的结局。

就连这痛苦也像是止痛药缓解了自己的孤独。

从来没有像那时一样，活的像个空壳。

而现在的我则像个戴着小丑面具的提线木偶。

将视线上移，操纵木偶的人也戴着同样的面具。

我是一个小丑和提线木偶的套娃。

夏

3.1 2021.05.03 神社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我投进去第 7 个硬币的时候，同伴有些愕然的说：虽然有些神社建得真的很漂亮，但是我也仅限感叹，为什么你每个神社都那么在意？

花 600 日元办了巴士周游券之后，我抓住机会把市内稍有名气的神社都逛了一遍，其中包括沙丘旁边的多鯨弁天宫，海边的贺露神社，然后还有路上遇到的大小神社。记得刚来鸟取的时候我时常感叹神社的数量太少，我通过某个油管频道知道日本有 2w 多个神社，比便利店的数量还多，但是这似乎在鸟取并不成立。过去我曾经在一篇日记里写到，在日本寻找神社的方法很简单，往树木繁茂的地方走总没错。我仍然能够鲜明地忆起，刚到日本没多久的时候，在一个临冬的黄昏，在宽敞寂寥的淀川旁邂逅的一个神社，参道两旁幽幽的御神灯，阴森的树影下洁白的注连绳。

在日本呆过不少地方。记忆很繁杂，很零碎，像是梦，像是交流电灯般明灭。如果记忆迟早要在时光的冲刷下溶解，那最后留下的东西一定是神社。是神社构成了人生二十分之一的回忆。

神社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每次无意识地朝着神社迈开脚步，到底想在那儿找到什么呢？如果不是别人提醒，也许还要花上许久，我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想到的是光晕。本雅明告诉我们，构成艺术品独特性的事物之中，包含着它所见证过的时光。神社当然见证了无数的时光。用这样的视角去看，我们便将对象拟人化了。为什么非得拟人化不可呢？因为我们希望无情的他者至少能像尊重人权一样尊重艺术品。而正因为拟人，当沉浸在光晕的视角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陪伴。光晕的本质中包含着陪伴。而我所寻找的大概也是这样一种陪伴。

所以那是怎样一种陪伴呢？

自从知道神域这个词之后，每次从注连绳下走过，我都感到世界的骤变。当然也可以说是所接受的文化给我的大脑安了这样一个开关——无论是客观世界还是脑内世界都一样就是了。我感觉一种，来自宏大的朦胧的没有实体的阴性的存在的视线，任何所思所想都为之所理解，不必再担心说出来的话语为他者嗤之以鼻。平静，像是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彼岸。

「为什么你每个神社都那么在意？」，同伴问我。

我首先脱口而出的是，那里有着现代社会仅存的信仰的团块。

后来一边走着一边思索，我跟同伴说了在深圳曾经感受过的那种焦躁。只是话题早已失焦。

3.2 2021.05.18 寝屋川

新年的钟声响了四下，很静，硕大的小镇里没有一丁点儿声音。

就像在死去一样，整个世界。

天气很冷，从来没试过如此寒冷。

十月底刚到寝屋川的时候，世界像个玻璃球玩具，里边装了很多水，晃一下就会变得雪花纷飞那种。

我还记得那玩具里是圣诞装饰，有个小人儿寂寞地站在小房子旁边，那是很小的时候的事情了。

公司宿舍三层顶楼有个天台，很冷，让我没有心情出去看月亮。

那里永远是满月，银辉洒在连绵的屋顶上，很远的地方才看得见广告牌的一点灯光。

永远不会见到比那儿更接近虚无的地方了。

那昏暗的小道，十一二月的空气。

淋浴室的蓝色格子瓷砖让人看起来很难过，像是被世界和时间遗忘的一角。

每一天黄昏，打开窗，看着太阳沉没，空气越变越凉。

像是想起了未曾经历过的什么事情。

还能再回到那儿去吗？

直到我彻底理解它为止。

3.3 2021.06.01 六月一日

六月一日刚好是学校纪念日，放假，在忙碌的一周里开了个缺口。但是把我期待的日语课挤掉了，不开心。最近学的东西无疑拓宽了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之前一直找不到方向，现在反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读论文。对于诗歌，他们会说语言和经验脱节，而对于知识，能否沿用同样的说法？不过，钻研知识本身便是以牺牲生活为代价的。想要通过知识来更好地生活，反而牺牲了生活，是不是有些矛盾呢？还是说我们追求的早已不是更好地生活，而是根源本身？短暂的夏天即将到来，我从未如此期待。想在灰色的梅雨中邂逅紫阳花。想在夏夜回味孤独。因为短暂，所以美好。再见了五月。

3.4 2021.06.10 墓地，庭园，博物馆，小城印象

参加了学校安排的郊游活动。虽然没仔细数，大概有 20 人，一半是留学生。郊游的目的是宣传鸟取的历史，我也领了任务，要写感想文。本来就不讨厌动笔，可是东西要提交上去总有些压力。这篇日记就事无巨细地记录一下，想到哪写到哪，写完之后再删减一下交上去。

今天去了三个地方，我最喜欢其中的墓地。之前忘了在哪看过，了解一个地方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看他们的墓地。虽然原文里的原因早就忘了，这个习惯倒是一直保留了下来。确实没有比墓地更独特的地方了。如果把墓地看成艺术品的话，用本雅明的话来说就是特化了膜拜性：最初的目的不是供人展览，而是献给那些不可知的主体。所以，即便在这个时代，墓地仍然散发着醉人的光晕。

到墓地的时候是午后。2021 年经历过最闷热的午后。因为纬度较高，太阳已经开始西斜，但是因为是夏天，距离完全没入地平线还得花上不少时间。喜欢乡下的原因之一就是，只要稍加努力，你总能目送夕阳没入地平线。要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很容易。人不能离开自然生活。想起曾经生活过的城中村，黄昏和黑夜的交界十分暧昧，夜晚失去了使人平静的能力。而如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黄昏躺在床上看书，不开灯，直到字变得模糊不清。

脚下是布满青苔的石阶，御神灯守卫在两旁，墓碑在靠里边的地方。林林总总好几十座墓碑，样式也各不相同。这里埋葬的都是池田家的人。池田家是过去鸟取的藩主。

墓地大概可以算是一种庭园艺术，只是比起普通的庭园少了池子和花卉。在这里被强调的元素是岩石。岩石坚硬，沉重，是时光的隐喻。虽然在效率上比钢铁要差，钢铁在建筑上的应用还是崭新的事物，而岩石已经陪伴人类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墓地四周种满了枫树。夏天的枫叶是嫩绿的。即便无法像秋天那般摄人心魄，错落有

致的枫叶一年四季都如此优雅。风吹过的时候沙沙作响。阳光被切成碎片。在这里长眠是幸福的。

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地是 yamabiko 馆，当然也可以叫它鸟取市历史博物馆。yamabiko，汉字可以写成山彦，是回声的意思。回声是一种声音现象，声音现象总是有关于时间的，比如有人喜欢把音乐叫做时间的艺术。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回声：过去的人朝着山谷呼喊，我们站在当下，接受来自过去的讯息——此时山谷成了一台留声机。坐落在山谷间的博物馆和留声机很像，它们都在记录过去。

馆内一层是艺术展，负一层是博物馆。展馆大部分的作品，如果不是宗教相关，就是像梦境一样抽象，从中能感受到某种扎根于潜意识的东西。

负一层的博物馆则展示了鸟取出土的，从绳纹时期到近代的各种文物。从各种各样的展品中可以想象当年鸟取城的伟岸，而如今的鸟取城——早些时候去过一次——只剩下残垣断壁，让人不禁感慨时光的无情。

観音院庭園是旅程的第二站。庭园的园丁给我们科普了一下长生不老药，庭园布局和一些符号的意义。园丁 80 多岁，已经在这里工作 40 多年了。缘侧很宽，能坐下 20 人有余，正对着的是水池，再往后便是山岭和蓝天。品着微苦的抹茶，凉风习习。不远处园丁们在除草，空气中漂着草汁的味道

自己一个人探索，有些地方总是望而却步。比如说墓所，虽然我喜欢，但是不会特意它为它安排行程，又比如说庭园，即便进去，一个人也不知道该体验些什么。今天的行程真的十分难得。说实话比起京都，鸟取并没有那么“日本”，但是这个日本人口最少的城市，有着最丰富的自然。岁月静好就是对它最好的形容。

3.5 2021.07.20 日本鸟取：拥抱自然，感受昭和风情

梅雨季刚过，天气一下子炎热了起来，两天一宿的旅行就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午后落下了帷幕。我和越南老弟不小心错过回学校的电车，便在鸟取站点了份乌冬——意外的分量很足——慢慢地回味起整个旅程。

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让外国人了解鸟取的魅力，而这篇记事名义上是我交的功课。鸟取是我在日本的第四站，之前在大阪，东京，京都都住过一段时间。如果问我最喜欢哪一个城市，我会在京都和鸟取之间犹豫。这样形容可能很奇怪，鸟取是为数不多的城市，每到黄昏总能看到夕阳。

白壁土藏群

周六早晨，顶着猛烈的阳光，我们来到旅程第一站仓吉。鸟取有三个较大的城市，由西到东分别是米子，仓吉，鸟取。我住在鸟取，算下来去过米子两次，每次去米子都会经过仓吉，但是从来没有机会停留。我们下车之后的第一站是仓吉市中心的打卡点：白壁土藏群。

土藏是日本传统的建筑样式，用木头搭起骨架之后，在外边添上厚厚的土质材料（石灰之类的），有较好的防火效果。日本过去以木质建筑为主，发生火灾的时候总是损失惨重，后来人们开始建土藏来存放贵重物品。

啤酒店的老板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土藏和院子。土藏里面有两层，全是木质建材，散发的好闻的味道，而且据说整个建筑没有用上一颗钉子。二楼只占了一半空间，可以通过墙边的一个楼梯上去。窗子很小，光线很暗，现在想来和我在京都时候的住过的小房子一模一样。

穿过院子背后的门，渡过架在小河上窄窄的石桥，我们回到了街道上。石板路两旁大多为两层的木质建筑。这些建筑大多为江户后期和昭和初期所建，街道整体看上去有种京都的韵味——事实上土藏群附近的街道被人们称为山阴地区的「小京都」。

稍加留意就能发现，店家门口常常立着动漫角色的看板，地上的井盖，路上的广告牌也很多动漫元素。虽说日本是二次元文化的实质故乡，但是像这样，动漫元素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至于其原因，后来我们在圆形剧场才知道。

圆形剧场

圆形剧场的前身是圆形校舍。圆形校舍大多为 1950 年代所建，后来不再增建，而到了今天，日本现存的圆形校舍不是停止使用就是被解体，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种能够唤起乡愁的建筑。

作为日本现存唯一公开的圆形校舍，圆形剧场现在成了手办大手公司 good smile company(后简称 GSC) 的展厅。仓吉是 GSC 唯一的工厂所在地。

沿着红漆的螺旋楼梯，一层又一层，一个展厅接一个展厅。给我们做介绍的工作人员已经年过半百，用富含激情的语调，说着圆形剧场的历史，说着二次元文化。「仓吉值得更多」，他说。我当时还有些糊里糊涂，如今想来才发现已经错过了很多。

吃过刨冰和午饭，下午我们去参拜了三德山投入堂，一个危险，清幽，又令人思绪万千的地方。

三德山投入堂

经过温泉街，穿过鸟居，我们到了三佛寺境内。空气很清新，而且刚好位于背阴处，我

们得以在烈日的猛攻下喘息。

换上军足和草履，披上写着「六根清淨」的环状法衣，我们踏上了修行的险峻山路。大多数的陡坡唯有树根作梯子，而「锁链坂」名副其实，光秃秃的岩壁上垂下两根冰冷的锁链。

中途站是一个半边悬空的木质佛堂，在那里能拍到三德山最好的照片。探出双脚感受带有山林气息的凉风，往上看是夏日对比度明显的群青。和终点的投入堂不一样，这里可以跟佛堂近距离接触，化解了一部分遗憾。

抵达投入堂之前，最后一站是「胎道」——嵌在巨岩之间的佛堂，背后是一条潮湿，阴冷，伸手不见五指的小路，头顶有露水无关四季地往下滴。就跟法衣上写的一样，修行的目的是六根清淨。穿过「胎道」，获得重生的旅人朝着终点前进。

传说仙人将佛堂从山下往上扔，才造出了投入堂。隔着小小的瀑布，我们抬头仰望无法抵达的终点。和海上的鸟居一样，投入堂的设计本来就是为了让无法接近。物理上的无法接近维持了它的神圣，让它成了所有那些人类理性无法抵达的超越能指的隐喻。

在这里稍作歇息，我们踏上了归途。

旅馆的房间很精致，窗外就是车站。晚饭吃的是烤肉。吃完晚饭后三五个人一起去了河边。和日本大多数的城市一样，河边没有一点灯光。但是月明星稀，凉风习习，一个令人平静的夏夜。

鸟取沙丘和浦富海岸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鸟取。第一站是在沙丘旁的松树林里体验平衡车。沙地上没有多余的杂草，干净得像是人造物一般，松林里的景色总是令人愉悦。穿过松林之后，我们将平衡车驶向海边。路上向导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活动：寻找藏起来的迷你摩艾石像——虽然找到也不会有什么特殊奖励，我们还是尽力去找了。终点是人迹罕至的海岸，在这里我们停下来搜集散落在沙滩上的垃圾。整体来说我感觉这个行程一般般，虽然平衡车的体验蛮新鲜的但是自由度很低，只能跟着教练跑，另一方面是因为海边的景色很单调。

第二站是在浦富海岸划艇。浦富的海能见度很高，能看到底下的珊瑚，而岸边被侵蚀的岩壁造型别致。我们时而穿过自海中长出的峡谷，时而驶入暗无天日的岩窟。浦富海岸真的是鸟取的一颗珍珠，唯一能够抱怨的是，划艇实在是体力活，等到结束的时候我已经累到快站不起来了。

后记

最后给两天的行程做一下总结。越南老弟的说法是比想象中好很多，就我看来，这趟

旅行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相当辛苦。顶着烈日逛街，爬山，骑平衡车都很辛苦，当然最辛苦的是划艇。果然夏天真的不适宜出门。这次旅行无疑带给了我非常宝贵的体验，很多时候旅行缺的不是钱，而是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理解程度。来鸟取近一年，顶多在周遭逛逛，未曾理解这个城市的魅力，这趟旅行仅用两天便轻松凌驾了自己近一年的生活经验。

总的来说我更青睐第一天的行程，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那么晒，但是当然不止这个，比起光秃秃的海边，我更喜欢在历史悠久的小城里晃悠，踏着河边的石板，穿过巷子间御神灯守护着的参道，欣赏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仓吉就是这样一个城市，这里是乡愁的终点。

其实日本每个小城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这是在长期的物质富足以及对生活的敬畏中孕育出来的美，而鸟取县的魅力——像是三德山，浦富海岸，沙丘——则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人造出了名为城市的巨大牢笼，却发现自己无法离开自然生活。我衷心希望这个日本海边的小城能成为更多人心中的绿洲。

3.6 2021.08.31 八月

看了眼时间，八月结束了，就在五分钟前。

如今夜晚的温度已经足以令叶子枯黄，而对我来说，樱花满开还像是在昨天一样。

不小心又感伤了。

八月做了下列事情：看完了两套公开课，看了五本书，写了两首曲子，滑板摸到了门槛，和朋友到夜晚的海滩玩线香花火，失恋。

秋

4.1 2021.09.08 九月八

早上开始一整天都在下雨。很喜欢这样的天气。午饭吃了两个蛋一个方便面。方便面很难吃，下次试着炒一下。中午开始去学校。实验终于迈出一步，暂时等待结果就好了。将近四点时候把学费减免的材料拿去交。在那儿遇到两个中国人。我没有积极搭话。研究室的灯光太亮了让我有些不适。六点离开，没有伞，从全家出来的时候雨下大了，淋雨的感觉很好。最近很在意一套公寓。因为它看起来很破。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在小学附近的房子的窗户里看到了黑猫。晚上整了奶酪吐司和全家买的饺子。最近的中篇小说写到了临界点。后面不知道该怎么结局。去油管看了冯内古特。又听了节公开课和一些看电影学英语的视频。冯内古特的世界观让人有些忧伤，我可能会把小说往这个方向写。不会写感情，所以打算最后把男角色全换成女的。

4.2 2021.09.09 九月九

从研究室回来之前去了一趟超市，买了芝麻油和柠檬汁，学着做了个烤肉，很满足。今天也做出了微小的改变。早上躺床上有点犹豫要不要去研究室，最后还是去了，在研究室里把奖学金相关的材料都填好了。写小论文不难，但是要揣摩别人的意思很烦，不能把露骨的内容写上去也很难受。不过终究是完成了。奖学金要竞争，我没打算做准备。今天很晴朗，可是空气有些凉。我幻想那是从西伯利亚吹来的风。去年在京都的这个时候，天气还蛮热的。果然在海边就是不一样啊。我喜欢这边的天气。一年又一年。冯内古特笔下的人物对造物主说：让我年轻！随着年月的流逝，我也能够感同身受。想将研究方向朝着语言学靠拢，近期得做点资料搜集了。

4.3 2021.09.10 九月十

今天的挑战是挽肉丸子蘑菇炖洋葱，虽然各种偷工减料，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真是奇迹。下午去了学校。连续好几天去学校了，受不了。一些破事就把人呼来喝去的。虽然是奖学金相关的事情也不该抱怨啥。拿相机拍了一些视频感觉清晰度有点差犹豫以后要不要直接拿手机拍得了。想换台苹果了即使是二手也好。但是这得等到我开上摩托再说。晚上继续看了几页 postmodernist fiction。最近养成了做笔记做摘录的习惯。考虑到以后要写

论文，多做记录也是好事。比起开着翻译最近习惯直接看英文虽然经常读着读着就要走神。大概是因为还没有习惯吧。这样也算是有一点小的进步了吧。话说挂了两科专业课。怎么说呢，预料之中。一时半会竟然想不起来这件事情，早就忽略掉了。明天早上开始练习弹唱。跟那些大佬比起来，我拿着钢琴就像是拿着一块木头。

4.4 2021.09.11 九月十一

今天的尝试失败了。学着做的吐司没有味道，教程里用的是加盐黄油。今天一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那本书，现在才看了三十页，效率太低了。一大早起来录了个钢琴弹唱的视频。中午吃了昨晚买的烧卖，然后继续看书。下午拿相机去海边录视频，之后又去 trial 买了肉。晚上回来，吃饭洗澡玩手机弹钢琴发视频读书，一整天就完了。读书是学到很多东西啦，但是老实说我更愿意社交。刚刚重温了一下电气马戏团，近期决定认真重读一遍写书评然后补狂欢节和窃尸贼。

4.5 2021.09.12 九月十二

一整天都在重温电气马戏团。写了快两千字感想。中午吃了吐司。晚上吃了咖喱。没有创意。下午的时候到楼下拍照撸猫。猫咪耳朵上长藓了看起来很痒，它真的有主人吗？晚上又一次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猫来到我身边坐下。我忘了带钥匙在外边坐了很久。猫咪啥都不说。空气有点凉了。

4.6 2021.09.13 九月十三

rino 说十七号回学校。洗澡的时候发现裤子上好多猫毛。猫掉那么多毛都不会秃吗。我有一个奇怪的假设，是不是养猫的人不会秃？大半天在研究室，准备好等待下一个实验结果了。其实研究有些难以进展，也许得思考其他方向才行了。总不能每天看研究无关的书过日子吧。天气真的好凉了。十二点半的时候想起垃圾没倒，便下楼了一趟。半个人都没有。夜空很黑，看不到星星，大概是多云吧。晚上很难分辨天气。猫不在，有些放心了。

4.7 2021.09.17 九月十六，十七

> 终于，我甚至写起了网络日记，将搁置数月的“电气马戏团”再度开始更新。这有什么大不了？对我而言其实有一点点意义。日记网站真的和毒品一样，但凡开始更新，哪天

要是不写，那天就仿佛失去了价值。因为要是不写日记，人生便如同每天被撕下的日历一般，一日的光阴被丢弃在了过去，所思所想和生活感悟也一同消逝，不是吗？虽说天天撰写文章并不能将它们挽留，但至少通过写作，我能感到自己在对种种丧失进行抵抗，宛若参加了一场为人生争取价值的战斗。失去令我恐慌。——电气马戏团

昨天下午的时间全搭在没有丝毫意义的中间发表上了。老师说我是 pro，我有点惶恐。晚上去了趟 GU 买秋天的衣服。买了长袖白衬衫，感觉好帅啊，天气能不能早点凉起来啊。在打折品和原目标之间犹豫了好久，最终决定买了必要的白衬衫。有少许心疼。不过 GU 真是好棒啊，随便买都很帅。最近觉得日本的生活越来越适合自己了。晚上回来做了什么来着？去便利店买了果汁。感觉猫猫一直在等我。

今天做了啥来着？去了研究室，半天都在填文件，再这样下去日本要被该死的 excel 拖垮了。晚上 rino 说回学校了，我就说去大厅喝果汁吧，然后三个人一直坐到了现在。期间在微信上我和该死的留学生会长吵了一架。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搞清楚双方的关系，没有给我对等的尊重，干脆直接用了脏话。他直接把我拉黑了，脏话真是太高效了。

4.8 2021.09.19 九月十九，仓吉

十一点，本来想睡觉了，可是又害怕明天这份心情冷却掉，就翻开了日记本。今天去仓吉玩。四个人，三个越南人，一个 zg 人，就是我。我非要跟着他们去。你们尽管用越南语聊天别管我，我只是来拍照的，我说。我已经受够一个人出去玩了。回来的时候我半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变得麻木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都能唤起我很多思考。是少了安全感吗？唉。早上先去了琴浦町。在浦安下的车。海岸毫无景色可言，我们来这儿就只吃了个拉面。误打误撞找到一个评价很高的拉面店叫 sumire，可是我觉得味道很一般。拉面 570 円。然后我们去了两个车站外的赤崎。赤崎的鸣石滨蛮有意思的。海岸上很多很多圆滚滚的石头。很多人拿石头叠石塔。我也试了一下，想象自己是三途河边赎罪的孩子。海浪退回去的时候，会让千百万圆滚滚的石头堆发出咯啦咯啦的声音。非常奇妙的一种声音。像是声势浩大的交响乐团。我们在边上的刨冰屋吃了廉价的刨冰。我说廉价的刨冰才有夏天的味道。在这里送别了 2021 年的夏天。我们沿着海岸一直走。路过了无数的墓碑。这里是赤崎，一个墓碑比活人多的小镇。盂兰盆的时候这里会点起零星的灯，在我的想象中是令人窒息的美。继续往前走，路过一个港湾。这里漂浮着属于海边小镇的淡淡忧愁。一个看起来 70 岁左右的大叔热情地让我们进房子看他的手工制品。我们从他那拿到玻璃饰品，一人一个。他用木雕展示了自己的人生，那是许多个用海草做的木雕，头很大，有孔洞，身体细长漆黑，像是克苏鲁神话里的怪物，有种怪异的抽象的美。我们走的时候，他靠在堤上看着被夕阳照的金黄的无垠的海。我回头好几次，夕阳的余晖让我没办法看清他的脸。他追了上来，说我带你们去吧。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

远，那是今天最后的景点。海堤径直伸进港湾，在它的尽头是一个祭坛也似的东西。上面有三个一样的石像，一样的抽象。我们在那里目视夕阳没入小镇的背后。回去的时候，他说这条街上已经没有店了，人们全走了。我记得自己还小的时候，他说，这条街上人山人海，想挤都挤不进去。我问他那是什么时候，大概五六十年前吧他说。到处都是空房子。有的房子腐朽了，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光秃秃的空地。小镇也是会慢慢死去的。我出生在这个小镇，也将在这个小镇上死去。他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便沉默了。

4.9 2021.09.23 九月 20 22

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几天没写日记了。最近有些忙碌。20 是周一来着？晚上去吃了烤肉。四个人里边只有 rino 一个女孩子。说实话我觉得这样 rino 的待遇岂不是太好了？总得保持平衡才好。隔壁屋也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他对我有些爱理不理的。虽然根本原因肯定在我身上，我也有自觉。可是我的演技还算不赖才对…唉，又少了一个友方。再这样下去要与世界为敌了。21 是中秋。因为下午有 zemi，我没能跟都克还有 rino 去鸟取。晚上我说大家到楼下聚一聚吧。结果从 8 点等到 10 点都没有人来，我不甘心跑到外边找猫，连猫猫都不在。后来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去的时候，rino 终于过来了。她刚刚和男同学在外边站着聊天，大概聊了有两个小时以上。我心情复杂。还好非洲老哥刚好也回来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天。非洲老哥真的是个好家伙，现在我已经完全对他改观了，当然是往好的方面。中秋就这样结束了。22 有奖学金面试。房间里大概 15 个人，13 个中国人，一个韩国人，umi——我一开始没认出来，还有一个伊思兰女孩。大家西装革履。我也穿了白衬衫。一开始是小组讨论，主题是怎么理解异文化。我当时就想到了本体论转向说重要的是明白人们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而不能把想法强加于人。他们说来说去都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我想说这不是废话吗？还有个 27 岁的老哥想要控场，大概是看了哪里来的攻略，总结说大家的观点似乎跟我差不多，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总结你妈呢，我看你都没听明白我说了啥吧。当然我没敢这样说，就补充强调了一下世界不同的重要性。小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后面面试感觉表现还可以。晚上都克看了下奖学金说明，告诉我 GPA 要求。他说我挂了两科怎么救。我一开始不以为然但是仔细想想确实有点悬。

4.10 2021.09.23 九月二十三

今天我做了什么呢？忘记了。早上起来干了啥来着？写日记吗？感觉一下就到中午了。中午试着做了几个土豆饼，顺便叫 rino 和都克一起吃。rino 穿了白色的 pa-ka，我问她去哪里玩了吗她说去了海边，我说哦真好。后来 tion 也来了大概是第一次跟她说话吧。都克明天就要回去了。之后我还有什么理由跟其他人聚在一起呢？有些时候我觉得所有这些小事都是因为都克在才成立的，大家都喜欢他。没有人喜欢我。晚上去吃了韩国烤肉。

地方很简陋。四周装着暗色调的灯泡，整体氛围像是迪厅。桌子很小，菜都快放不下了。2000 日元随便吃，点心有冰淇淋，但是除了我以外没人想要吃两个冰淇淋。那里的肉都很难吃，香肠还行。还有蘑菇，整个晚上我烤了很多蘑菇。现在快十二点，虽然很困但是我感觉大概很难睡着，所以就放弃早睡了。估计今晚得到两点了。今天是秋分，天气真的一下子凉起来了。我说去年刚好这个时候来的鸟取，那边花坛里也开着 cosmos。她问我留学快乐吗我说还可以，除了大部分时间都很无聊，不只是留学，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很无聊。

4.11 2021.09.30 九月二十九，三十

九月在日语里的别称叫长月，意味着夜晚渐渐变长。过完十二点九月便结束了。刚刚和都克和璃乃线上玩 among us，和想象中一样很快便没了兴致。大家都离开以后我独自坐了一会儿，等待空虚感消退。也许我已经很累了，对璃乃的感情就像是落水的人一样，只是想抓住什么罢了。这两天有什么可说的呢？研究上有了点小小的进展，让我取回了信心和些许的余裕。下午去订生日蛋糕，老板娘的手指关节有点变形。整个店似乎就只有她一个人，却也显得干净亮堂。她拥有着怎样的人生呢？我不再讨厌别人请自己帮忙，一定程度上是受了猫的摇篮的影响。我教知乎找过来的人乐理，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我不再讨厌别人麻烦我了，这样其他人会不会变得喜欢我一点点呢？那么，我走了，永别了 2021 年的 9 月。

4.12 2021.10.01 十月一日

躺在床上时候不知怎的想起了高中时候的事情，我已经很少去想大学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快要高考了，而我每周的期盼就是回家打游戏。最后高考的成绩如此感人也不奇怪了。那是一个举着二次元大旗的 moba 游戏。明明是竞技游戏却有一个氪金的模式，我和几个朋友还玩得乐此不疲。上瘾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在研究室写着程序，思绪飘到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我想起冯内古特在时震里用的一个奇怪比喻，他借书中人物之口把流浪汉称为圣牛。直到刚刚我才搜索了一下圣牛是什么，维基百科的描述让我笑出声来，确实很形象。身边没有几个人能够讲出这样有意思的比喻——这就是这些庸人的极限了——除了我的姨丈。随着年月的增加，我逐渐理解了姨丈这个人。他是我生活过的庸庸碌碌圈子里的异物，他和现在的我一样蔑视着那些可笑的人和事物。

下午和 rino 去 rudy 家大家一起吃饭，第一次跟 rena 讲话，她整晚都在看羽毛球比赛。印度尼西亚料理真的很好吃，酱汁是热带的味道。房子比较小，感觉两个男人睡一个房间有点儿不方便，但是整体还是蛮温馨的。所以说为什么两个男人睡同个房间？虽说两

人在几年前在印度尼西亚认识的确实很有缘分，不过总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很喜欢他们这样的氛围，挺轻松愉快的。鲁迪讲了 masahiro 的事情，说他害的自己被人疏远。我说他和我是同一类人，同类相斥，我告诉他应该保持距离，让对方反思自身是对他自己好。

冬

5.1 2021.11.05 在东京的半年，住 sharehouse 的日子

快到年底了，再不记录，去年的事就变成了两年前的事，两年，对于回忆来说就有些太过遥远了。

去年，从二月到八月，在东京大岛度过了半年的时间。

当时住的是 share house，和其他人一起住，一栋两层的房子，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人类学里边有个词叫 liminal，意思是两个人生阶段中间的过渡地带。那半年正是一个过渡地带。

当时还没申请到研究生，每天焦头烂额，巴不得早点离开。如今离开那里已经一年多了，每次回忆起来都有些感伤。有时我会想，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该多好啊…唉，人老了总爱念旧。

我很喜欢那个房子，两层，一楼是厨房和休息室，二楼是独立的房间。

因为是 sharehouse，房子本身布置的很好看，那里大概是我住过最舒适的房子了。后来去京都也住了两个月的 sharehouse，这个就留到以后再说吧。

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会贴上来。

房子离地铁站很近，大岛的位置也很好，去工作的话一定很方便。可是那半年我根本没有在工作，我真该住其他地方的，省得每个月交 7 万的房租。

不过我还是很怀念那里，特别是一楼的沙发。一起住的巴西人叫 perora，有段时间我每天都用她的 ps4 打游戏。梅雨刚过的时候，天气还没有变热，凉爽的风从窗户闯进来，乳白色的窗帘在半空中轻柔地飞舞，窗外是一点云翳都没有的蓝天。我不用去工作，玩累了就躺在落地窗旁的沙发上看天。

那栋房子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有个超级开阔的天台，这在东京简直可以说是奢侈了。住到那里的第一天黄昏，我跑到天台上看夕阳，几个月来的压抑烟消云散，我差点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我很喜欢东京的夕阳，相比起来鸟取的夕阳就有些荒凉过头了。

除开房子本身很合胃口以外，房子离荒川还很近，很适合散步。荒川很宽，对岸是一个叫船堀的地方，那里有家拉面很好吃。4 月的时候，荒川旁会开满整片整片的樱花。而到了 8 月的夜晚，会有人在樱花树下捉蝉，还有人在江边烧线香烟花。

讲完了房子，来讲讲人吧。我很喜欢 sharehouse。sharehouse 的纽带将各个国家的人绑成一个小家庭，这样的宝贵体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现在还保持联系的有两个人。一个叫 aki 的日本人，只狼和黑魂 3 和血源都是他借给我的。一个德国人，忘记叫啥名字了，和他换了 insta，时不时会聊上两句。

我刚来的时候房子里有 3 个人。一个塞尔维亚女生叫 yata，巴西女生 perora，日本人 akiyosi。

yata 有点神经质，后面来的人都不是很喜欢她。perora 是巴西人，巴西的情况有些糟糕，她和自己的家人被迫分散在世界各地，她是个很好的人，我受了很多关照。akiyosi 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朋友，他是个宅，还是宫崎英高的老粉，我被他带进坑里了。

之前一起去秋叶原，aki 在世嘉的娃娃机上花了 3000 日元夹了一个超大的史莱姆，他说玩这种游戏半途而废就血本无归了。他比我大几岁，过着打工三天休息两天的生活。其实在日本这样的生活倒也不错，比起在公司当社畜好多了。他非常喜欢只狼，八周目是敲钟和诅咒一起玩的，双倍难度。我玩游戏的时候他喜欢在旁边看着，这难道会有意思吗？他们都喜欢围观我玩游戏。

perora 很好的一个人，新来的舍友生日的时候，她亲手给做了个蛋糕，奶油很厚吃起来满满的幸福。然而那时候我沉默得像个呆头鹅，连一句令人开心的话都讲不出。她还默许我玩她的 ps4，真是太感谢了。虽然互相加了 line 但是没怎么联系，也许我近期该问候一下。

yata 一开始就看不惯我，偏执狂地认为坏事都是我带来的。比如说热水器的电源自己关掉了，她会跑来告诉我别碰那个开关。我说那是自动的，她说不可能，因为在我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之后我就再也不理她了。她快要走的时候，每天晚上在一楼看塞尔维亚的搞笑电视剧，把声音开的很大，她不在的时候几个日本人会偷偷说她的坏话。

一开始房子里只有四个人，一个月后来了个日本女生叫 hina。她大学刚毕业，有时候会在大厅做戒指，是卖给别人的，她说以后想当手工艺工人。我一开始对她是没有怨言的。但是后来日本人多了之后，她们总爱在自习室聊天，很大声，自习室就在我房间隔壁。我后来说了好几次，他们才消停下来。

最多的时候有四个日本人。两个女生两个男生。另一个女生叫 mai。她长得很高,脸也挺可爱的。有时候看着她的侧脸我会有些着迷。后来她走了,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大家都知道她是受不了 yata 才走的。女生们都挤在一个四人房间里,想不见面都不行。

另一个日本男孩子叫 koumei,他很会做菜,但是从来没邀请我一起吃。没办法,那时候的我就是个呆头鹅。虽然现在也不敢说改变了多少就是了。有一次他切了手指,流了很多血,我跑到他房间翻箱倒柜给他找止血贴,那时候我感觉有些可怕,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血。还有一次他的房间飞进来一个蝙蝠,他跑到外边闹的大家鸡犬不宁,我实在受不了就进去把蝙蝠赶走了。有时候我不是很喜欢他。有一次他擅自用公共的钱买了蚊香,后来 hina 才说她呼吸道有问题不能闻那个味道。

后来来了个法国人叫 cem,他人很好,挺很会逗人开心。可是有一次我们有些小摩擦。原因是他出门忘记带钥匙,敲了半个小时的门我才给他开,他有些生气。

后来来了个德国人叫 laurence,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他每天早上在楼顶健身,上蹿下跳的,把整栋楼搞得像地震一样。他喜欢玩 lol。

后来一个个都走了,最后剩下的只有我, hina, perora 和 aki。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个房子 12 月就要关门大吉,已经没有新的人住进来了。

我申上了研究生,离开学还有些时间,就决定去京都玩玩,我 8 月 12 号坐上了前往京都的巴士,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

房子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呢?或许什么都没有了吧。

那时候楼梯上贴满了过去住户留下的照片,他们穿着和服一起逛祭奠,看着就觉得很幸福。相比起来我们这一届就差多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快乐。那时候虽然焦虑,但是我还年轻,对未来也充满了期待。我也很怀念梅雨天躺在窗子旁,灰色的云很温柔,雨轻轻地飘进来,我不会将窗户关上。

5.2 2021.11.15 在京都住 sharehouse 的一个半月,朦胧的稍纵即逝的印象,剥离了城市的焦虑还剩下什么?

夜行巴士上,我说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富士山。

邻座没有听明白。语言失真了。

而到了深夜,已经没有人不在乎富士山了。

黑暗的沉默的灵柩一样的空间里，人们沉默着被运向某一个地方。

凌晨我在京都站下了巴士。

计划是步行到位于西阵今出川的 share house。

6.2 公里，大概步行一个半小时就能到，沿途还能看看京都的风景。

可是沿街的风景大同小异，让我有些小失望。

木制建筑在混凝土大楼的脚下艰难地喘息，这就是京都。

时值夏季的尾声，京都的气温仍然令人难以忍受。

约好的是十点 check in。我六点下巴士，花了两个小时步行到房子附近，又花了两个小时站立等待。附近没有公园。

管理人是白人，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很平易近人。他每天要来管理人室，每周一会来打扫卫生，我估摸了一下，工作还算清闲。

我在的时候缘侧的钨丝灯泡坏了两次，在邮件里说明后管理人第二天就会来更换。

一个多月，没有多少交谈。

走的时候，因为第二天巴士很早，为了配合我的时间管理人也来的很早。

简单地检查以后，他把早就准备好的保证金和话语拿了出来——「完美」，他用日语说。

share house 里边全是木地板。门是推拉式的屏风，很轻。中庭有一个露天的小庭院。

把屏风全部打开的话，起居室和小庭院将浑然一体，日式美学。

小庭院的对面是副楼。主副楼以窄窄的木制回廊相连。

我一个人住在副楼。

副楼有两层以木制阶梯相连，一楼卧室有三张床，二楼是休息室，有矮矮的圆桌和三个坐垫。

二楼的墙体都是木板，散发着很好闻的味道。可是那里只开了一个小小的圆窗，如果不开灯几乎一整天暗无天日。我在京都的大部分时间都将在此度过。

自然光很重要,但是这个房子一天到晚都只能开灯,因为打开屏风的话空调的冷气会跑出去。

于是整个房子就变得阴森压抑,俨然形成了一种日式哥特氛围。

白天的时候太阳过于猛烈,出去五分钟就会汗流浹背。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暗无天日的二楼看书。我也试过到小庭院旁的木走廊上看书,可是很快就被蚊虫赶走。

就像是住在哥特城堡里的人通常精神有问题一样,我也很快罹患失眠。

黑暗再次成为我害怕的东西,只有打开二楼的灯才能得到很浅的睡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失去了小时候的感受性。

所以我更喜欢写短的句子,坚硬,刺人。我喜欢写对话,因为对话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一样的坚硬,刺人。我逃避描写感受,因为如今能感受到的东西俗套得令人无法忍受。

那种华兹华斯式的敏感是属于浪漫时代和童年的,走出象牙塔,人便永远地失去它了。

可是在京都的日子没有旁人。所以关于那段时间的事情我一直拖着,不知道怎么下笔。

我是住在哥特城堡里每天拉着窗帘点着蜡烛读书的精神错乱的男主人。管理人就是那个随叫随到但是绝不开口的管家。

为了散心我每天傍晚会出去走走。我不喜欢白天,一是因为很热,二是因为车来人往的都市弥漫着焦虑。

我第一次见到鸭川是在到达京都的第二个傍晚,这个无数文学作品的舞台居然连一盏灯都没有。干旱的天气让它露出了河床,那里生长着杂乱的草丛。

但是后来见过四条附近的鸭川后我有些改观了。

河畔的小酒馆的橙色的温暖的灯光在河水中闪烁,情侣们双双两两坐在夜幕下的河堤上,我明白了真正爱这个地方的人爱的是它的过去,这里容不下现代人的傲慢。

后来我读了森见登美彦,那些朦胧的仿佛永远够不着的光影也变得温暖起来。

京都都是矛盾的。当夜幕降临,现代都市沉寂,古都才得以重焕生机。可是那里却很少有电灯。一切都藏在黑暗之中。像是故意向游客隐藏自身一样。

只有当你熟悉了每一座建筑,每一处水流,每一条街道,能够在黑暗中勾勒它们的轮廓,她才会为你所知。只有当你和她一起度过了难以磨灭的时间,她才会向你敞开怀抱。

临近七夕，我在夜幕下漫游，不经意间踏入了北野天满宫。

天满宫里点上了灯笼，摆满了笹饰——在竹子上挂满了彩色的纸签，每一张都承载着思绪，或沉重或轻盈或热烈或哀切，在夏夜的暖风中飒飒作响。

一场台风之后，秋天来了。

只有两节的岚电，在百年历史的生锈铁道上摇晃着，把我送到了岚山脚下。

我漫无目的地闲逛着，走进了里岚山。顺带一提，我至今还不知道真正的岚山长什么样。

交了四百日元，在一个悬空的木屋里休息了两个小时。木屋两面开窗，正面有个小阳台可以眺望河川对面的真正岚山。

环绕着木屋的是枫叶，只是初秋还没有转红，让人感到有些遗憾。

桌面上摆着佛经，杂志，漫画，还有供旅人留下记录的本子。我兴味盎然地窥视着过去的人留下的痕迹，然后在最新的一页空白的地方留下了蹩脚的日语。

黄昏将至，所有游客都走了，可我还是不情愿离开。

管理人的大姐和我聊起天来。

她说自己的亲戚的儿子在中国念书。她说自己去过中国旅游，将来还想去一趟兵马俑。我说我要去鸟取念书，她说自己也去过那边的沙丘。她说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很少。

骤雨袭来，车站的门帘在强风中翻飞。

岚电从车站驶出，闯进雨幕。当抵达终点的时候，夕阳冒了出来。从老旧铁道的另一端投来的金色光芒充盈了整个车厢。

像是迎接我们从车站走出来的人一样，彩虹出现了。

然后第二条彩虹出现了。

西装革履的人们也纷纷驻足，掏出手机记录这份奇迹。

在雨后的清新空气中，有人踏着水洼欢呼起来。

结语

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半，偌大的研究室空荡荡。文字真的能够承载很多东西，已经被遗忘的，被语言重新唤醒。我忘记三个月前整理的时候是什么感想了，但是大概没有这一次那么折磨吧。本来想着写点什么作为结语，不过大概也是狗尾续貂。唯一能说的是，2020年的时候我的生活还非常简单，进入到2021年之后，身边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我痛苦的根源。可是幸福又是什么呢？幸福难道不等同于痛苦的抵消吗？所以我说2021年是极其幸福的一年也没有什么问题吧。戏言就到此为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再补上后续的随笔。不过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海边的塔可